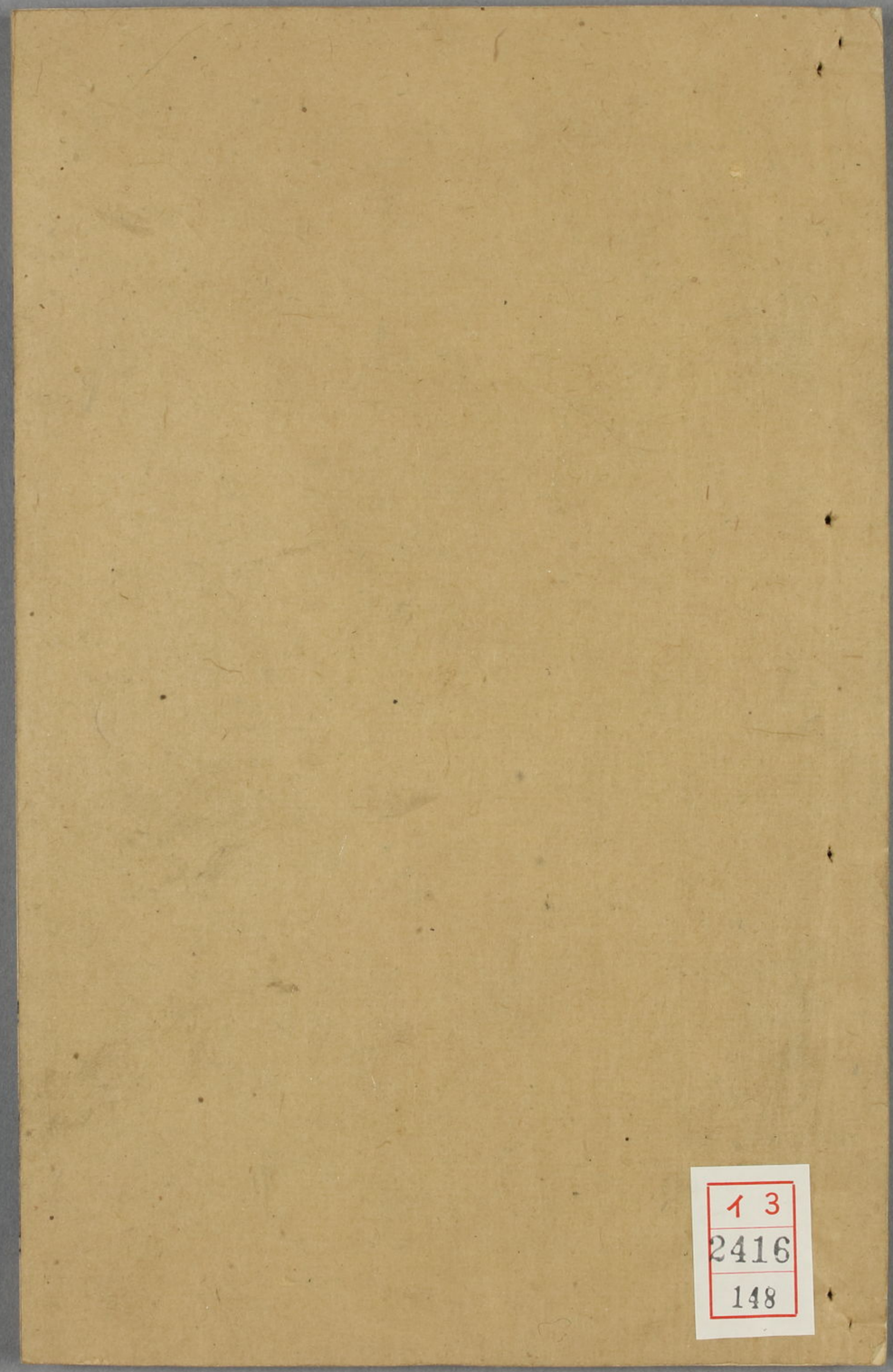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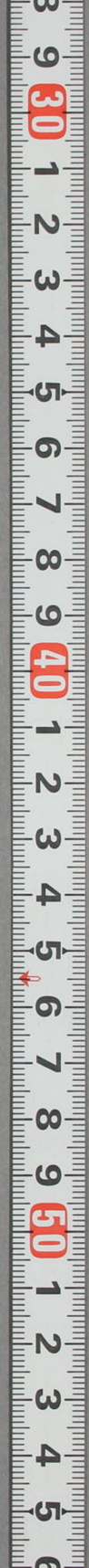


1 3
2416
148



13
2416
148

射一

周世本曰逢蒙作射 周禮曰凡射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節樂之節也容乏也豻胡旰反獸名獲弊也 周禮曰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

半澤文庫

<2004-708>

御書數　又曰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　又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又曰天子用王弧射虎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庾射豹侯又曰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　又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考工記曰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窗栗不迤則弓不發　原禮記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懸弧之義也　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增又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故必先志於其所有事　又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　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良弓勁弩皆自韓出射六百步之外　又曰射者方將修其溶盧治其繒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劉繁引微繳折清風而拕矣故晝遊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　楚辭九歌曰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楚辭天問曰馮珧利決封豨是射　增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

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莊子曰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鶉以五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雀　尸子曰鴻鵠在上弢弩以待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墨子曰善射者不盡弓力　淮南子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矰在五步內今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　又曰夫括淇衛箘簬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幨腐荷之羽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　又曰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　又曰烏號之弓綮子之弩不能無絃而射　吳越春秋曰陳音云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足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平和神定思閒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呂氏春秋曰射豹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　說文曰弓弩發於身中於遠也　白虎通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　又曰夫射者執弓堅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養德也　通元經曰弧弓爲射非絃而不能發天之爲射無弓必中　太元經曰密雨溟沐潤於枯瀆三日射

谷　水經注曰會稽有射的山遠望如射侯其中石室方丈謂之射堂　蜀志譙周傳曰諺云射幸數跌不如審發　太平御覽曰善射者調弓定準見可而發　顏氏家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

射二

原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際其不壽者八百歲人面蛇身尾交首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　潛山堂肆考曰唐堯時有名羿者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則射中其膝又詠九嬰猰貐之屬有功於天下　吳越春秋曰陳音云黃帝之後有弧父者產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後以其道傳羿　山堂肆考曰堯時有名羿者善射喪羿慕其為人亦名曰羿　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游賀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其右抑首而愧終身不忘　列子曰逢蒙之弟子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睫不墜地而塵不揚　樂記曰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游飲於留祈射於麗谷

原　禮記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　潛左

傳曰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晉又曰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又曰紀昌學射於飛衛既盡其術乃謀殺衛一日相遇於野交射中路矢鋒相觸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莊子曰列禦寇爲伯昏瞀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於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偶人也伯昏瞀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射之射也

原 左傳曰晉將戰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

敝七札焉以示楚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賤其不尚智謀於射力必當死於藝也 尸子曰荊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援弓而射之拂左翼王大喜 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爲之開而況於人乎 晉潛確類書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登虎圈射之矢踰西霸之山餘力逸勁猶飲羽於石梁 新序曰楚王戴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 史記楚世家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

上者頃襄王聞名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麒雁羅鷹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已勞矣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左手不知公以其言爲儀而穿七札　三輔黃圖曰秦始皇作臺高四十丈嘗射鴻於臺上故號鴻臺　史記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將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　又曰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沒鏃視之石也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子孫他人莫能及　又曰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之能一中　又曰李陵自請曰臣所將屯兵皆荊楚勇士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說苑曰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

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　漢書循吏傳曰鮑永爲魯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荊自除永謂府丞及魯令曰闕里自開豈夫子欲令行禮耶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　古詩紀注曰漢明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郎射中之遂作射烏辭帝賜錢百萬令亭壁皆畫焉　後漢書陳王寵善弩射注稽嵇書曰寵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受在幾乎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騮將軍長上短下大便馬善射是誰荅曰是孫會稽也善射人入目　魏志曰挹婁國古肅慎氏之國也善射人入目　魏書曰

文帝共上常獵爲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勇使將武騎　吳志曰太史慈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常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罵以手持樓梵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梵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　典論文帝自序曰少好弓馬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後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暮春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於鄴西獵終日獲麞鹿九雉兔二十　晉書曰魏舒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

又曰劉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稱爲神射

又曰庾翼師次襄陽大會參伍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豐其氣十倍　異苑曰晉阮明泊舟西浦見一青衣女子彎弓射之女即軒雲而去　燕書曰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親試之置牛百步外使射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摩腹皆附膚落毛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乃一發而殪　魏書曰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文成帝彎弓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十步遂刊石勒銘

北史后妃傳曰神武迎蠕蠕公主還爾朱氏逆於木井北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絃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烏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　北齊書曰高隆之於堋土上立三人像爲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堋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　北史曰宇文顯和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　南部新書曰王栖曜善射嘗與文士游虎丘寺先以一箭射空再發中之　隋書曰宇忻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　朝野僉載曰隋末有嗜君謨者善閉目而射志在目則中目志在口則中口

稗海曰高麗國王侍婢立王左右有氣自天而下入其口孕十月生男名曰東明善射王恐爲國害欲殺之東明走轡弓射水魚鱉爲梁以渡　唐書曰太宗討劉黑闥於肥鄉甫列陣有突將直衝刃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　又曰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高宗出甲試之曰古之善射者穿七札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　又曰李晟性雄烈善騎射從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鬬晟引弓一發而斃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　宋史曰王審琦厚重有才畧尤善騎射周世宗名禁軍諸校宴射苑中審琦連中的世宗

嘉之　又曰張永德屯下蔡牙帳前後隊皆金銀刀槊永德善騎射左右分掛十的握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

又曰高行周爲北面前軍都部署子懷德從征至戚城被圍數重危甚懷德左右射縱橫馳突衆皆披靡以功領羅州刺史賜珍裘寶帶名馬以寵異之　又曰周仁美還澶州名見會令諸軍射仁美自稱筋力未衰願對殿廷發二矢上許之　又曰王榮善射嘗引强注屋棟矢入木數寸時人目爲王硬弓　又曰范廷名善騎射嘗出獵有羣鳥飛過廷名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

又曰陳堯咨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爲的一發貫其中

燕射記曰孝宗幸玉津園講燕射禮垜前排招箭班服紫衣幞頭又手拱立御箭之來能以幞頭取勢轉導入的亦絶技也　清波雜志曰政和五年燕輔臣於宣和殿宮人列殿下鳴鼓擊柝躍馬如飛剪柳枝射繡毬擊丸据鞍開神臂弓妙絶無倫衛士皆有愧色　遼史曰神冊五年夏有龍見於拽剌山陽水上太祖射獲之藏其骨內府　又曰興宗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尋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試進士於庭　金史曰太祖成童即善射一日遼使坐府中見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羣鳥連三發皆中遼使瞿然曰奇男子也　又曰宗

雄九歲能射逸兔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坐之膝上曰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　又曰熙宗獵於海島親射五虎獲之平章政事烏野獻東狩獲虎賦　又曰烏延查剌射淮上柳矢入樹飲羽　元史曰搠阿精騎射帝嘗與賊遇將戰有二飛鴈當空令搠阿射之請曰射雄者乎抑雌者乎帝曰雄者一發墜其雄賊盡驚不戰而去　又曰董俊字用章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金宣宗貞祐間禦城令立的募兵射上中者拔爲將衆莫能弓獨俊一發破的遂將所募兵迎敵　又曰張珪少能挽强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遇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

洞其喉一軍盡歡　明大事記曰滁州之柏子潭有龍祠水旱禱之輒應上因滁旱彎弓注矢立潭西祝曰吾與神約三日必雨連發三矢而還後三日果大雨　開國臣傳曰常遇春猿臂善射元兵五萬陣洛水遇春單騎突之敵攢槊來刺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敵遂潰　又曰上欲廢孟子配享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坦胸受射曰得為孟子死足矣上見其誠懇命太醫療射　紀事本末曰張忠許泰領京邊軍討宸濠餘黨較射教場强巡撫王守仁射故不得已應之忠泰笑守仁乃三發三中北軍皆驚歎　列朝詩集小傳曰北地李夢陽罷歸家居賓從日進間從汲雒少年射獵繁吹兩臺間　又曰揚州王醇從季父游長安會麻大將軍大閱將士醇輕裘快馬馳突演武場引弓破的矢矢相屬大將軍欲舉以冠一軍醇笑謝曰家本書生聊用遊戲耳

射三

繹志　明節禮記射之為言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　又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故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　中禮又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　又曰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焉　盡志又曰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　又曰射者所以觀盛德　陳樂備儀

漢書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春秋鄉射陳樂揖讓後漢劉昆字桓公教授五百餘人每春秋鄉射常備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兔首縣宰率吏屬觀之王莽以昆聚徒私行大禮僭上乃繫昆及家屬莽敗乃兔

有志

上功尚書若射之有志言功多者居上

祭侯

周禮射人祭其不氏以祭其爲位注云祭侯獻服不氏服不氏受獻之位又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儀禮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於侯薦脯醢設折俎與薦皆三祭

設鵠

周禮射人祭侯設鵠注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縪寸焉而棲鵠則悉以功注云方猶等也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居中三分之一也兩个上个下个皆謂舌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足尺張足六尺也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上下皆出舌一尋入張臂之節也

畫獸

射兔儀禮天子熊侯白質諸侯者亦人張臂之節也綱繩也維持侯者

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鹿豹士布侯畫以鹿豹者謂祭祀時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鄉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

賓射

周禮賓射之禮又大射

大射

周禮大射之儀

五射

注云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一曰五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容二曰興舞三曰和容五曰興舞

五物

周禮六藝一曰五射注云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一曰五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容二曰興舞三曰和容四曰興舞

三正

周禮以鄉射三曰主皮四

三正而立詳上

設楅

樹鍼

禮設楅於中庭南當洗東肆統於賓注楅偪也所以承笴齊也鍼所以樹楅言中也

全

禮全籌八十注八十者畧以四矢

籌乘矢

十耦爲正貴全數

挾矢

四矢既挾史李廣爲將射見敵非中不發發則應絃而倒

應絃

決拾

遂取弓於階告賓引矢既具有步之內度不中不發

弛張

遂射韝也以韋爲之著左臂鉤絃開體禮儀禮司射注云決猶開也以象骨爲之所以遂絃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

審固

引彊心禮一張一弛

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
史周勃材官引強注能引強弓弩官也

周禮以射法治射儀

李廣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陣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也

牛禮射大夫與公士爲賓不宿戒其牲烹狗於堂東方注祖陽氣之左方

世說新語王凱有牛名八百里駛常瑩其蹄角王濟與對射賭之凱矜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一割便去

傳射麋麗龜中九鳥

大獲賢獲儀禮司馬命去侯

羿

獲射者中則大言獲也以中爲獲宮爲君商爲臣聲和律呂相生也

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勝黨之算也

釋弓反位司射猶挾釋獲於賓司射北面獲者坐而釋獲每一餘算則反委之注釋一個去扑與司馬交於階前升請反位釋弓反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釋獲者東面於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

純則縮而委之有餘純則橫於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注純猶全也

南北爲橫

舍算 視算

中以待射時而取之則釋之

司射視算曰善有一人曰可教矣由基怒客曰非能教子丈左屈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中百發盡廢

善息 絶倫

史養由基善射百發百中人皆

子諸侯及卿大夫禮有三射一爲大射二爲賓射三爲鄉射格曰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

司馬光九射

而寓以八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居左而物各有筭

三射 九射

射義疏曰凡天

平射 正射 後魏書曰南平王渾好弓馬射巧藝郡

正射石矢異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漢書庄衡傳曰聖王射嚴格臨衆之儀也

分射 留射

後魏書曰南平王渾好弓馬射

烏輒歷飛而中之日射兔得五十頭太武常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　晉書曰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劉毅時甚寵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與僚佐後來奪其處毅告之曰毅輩速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

賭射　顏氏家訓曰世之常射爲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

博射　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升降以行禮焉　北史曰魏孝文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遥在勰朋內而楊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箭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巵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

卞射　戲射　漢哀帝紀注手搏爲王尊之弟也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巵即以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悅

馬射　猿　杜甫詩射人先射馬射中者獲畫墁録曰房陵有獵人射雉冠一鏡矢無虛發常遇猿凡七十餘發皆不能中猿乃舉手長揖而去因棄弓矢不復獵

射麚　金史曰宗雄村武蹻逮常走馬射三麚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彀滿步射麚岐角者唯天子得射會秋獵善麚命奚贖葛射應絃而踣上大悅

獲兔　中鳧　續世説曰唐明皇東封至加會頓時有於御馬之前上引弓旁射獲之頡利發下馬持兔舞蹈曰聖人神武超絶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問飢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爲飽也　後周書曰貳跋勝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雙鳧遊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一發俱中因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

鼈虎　中羊　晉曰高興少溥慨多大節力挽二石弓常步獵南陽山中遇虎虎跳踉大吼興神色自若發一矢斃之　陳書曰慕容恨善射常從行獵有一野羊立於縣崖太祖命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恨求射之一發而中若發一矢斃之

傷蛇　中蛟　異苑曰宋武帝裕小字寄奴微時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

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寄奴之帝曰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返又曰永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浮水上發矢射之一蛟中焉女子素服銜淚持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荅曰何用問焉爲暴若是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走未至家暴死於路

正已

中論曰射以平志侯道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中之則能服諸侯道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周禮曰射則張耦次注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於次

服猛

養勇

又鄭司農注云方十尺曰正四寸曰質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雋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也李芬射經曰手強而弓弱是謂弓欺手余所交遊之友者其所常習無過九力之弓所以弱手欺弓強而手有能引滿數十力弓者養勇也

設豐

拂矢

儀禮曰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注將飲不勝者豐形似豆而卑

庾志曰射日皇帝服武弁文武官公服引入樂作如元會儀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授順左右隨左執弭右執箭以進千牛郎將以下一一供御

釋弭

揚觶

詩曰抑釋弭忌

弓忌

鄉射記曰弓有緎謂之弭

龍檀

貍步

於竟則虎圖又使龍檀貍步而語

周大射疏曰大射則人若王大射諸侯禮謂之司射天子謂之貍步張三侯注貍步謂一舉足爲一步貍善搏者也其發必獲

八彘

千大射禮注高慎凍國熊八彘六尊禮數不同奢僭之漸不可聽也

六尊

漢書曰陳敬王羨薨子釣立多不法行天子射

納器

思王羨薨子射

入筈

薨子射納器入筈

靡矜

射經曰右手第二指鉤弦指捻筈當心前手就後手又曰矢在弓右視在箭左箭發則靡其矜

射

北齊書曰解律羨及光並工騎射少時好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每出收遊即較所獲光獲雖少必麗龜達腋羨雖多

非要害之所光當蒙賞羨或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著豐樂隨處即下手數數雖多去兄遠矣韓子曰李悝爲魏文侯上地守欲民善射的的能中者勝民昔疾習射射善射故也

角勝 殷後宋史曰殷射角勝有軼羣者自起酌酒勞之邊人驍敢執弓傳矢乘者千餘皆補中軍

盛庸等所眼燕王數危甚騎射尤精獨以一騎殿後追者不敢近

王冠軍溢 唐書田頵傳安仁義以善射冠軍中開門翻先告所的當中然後射之西陽雜俎曰元庫汗爲羽林中郎從駕北起於桑與命庫汗射之應弦而斃太祖大悅賜金以旌其能

金遺馬後魏書曰免勃丹宗康定元年使勃丹告用兵邠寧家史曰郭禎字仲徵仁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禎射一發中走兔主遣以所乘馬及他物甚厚

落雁 隋鳧雁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日暮飛雁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雁曰請射行中第三雁射之應後魏書曰孝武即位諸著并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鳴雁飛於殿前帝素知實孅善射因欲誇示遠人乃給孅御箭射之鴈應弦而落

洞眉 中鞍 吳志注曰魯肅南徙州追騎至肅自植矛射之矢皆洞貫騎度不能制乃相率還

五代史陸思鐸善射知名射中莊宗馬鞍莊宗幸苑中回顧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去御馬百步外帝曰朕以法制臧天下而連年兵不解今射此竹當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州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服其能贈遺甚厚

懸莎 分竹 周書豆盧寧字永安語林曰相與肄射乃相去百步懸莎草以射之十發五中企定遇於平涼州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服其能贈遺甚厚

插蕉 帖梅 晉書載記曰劉曜圍陳安於隴城安突圍而出近則刃矛俱發輒害諸生雙鞬兩軛安突

開堂 闢圃 錯曰孟嘗君客有能爲狡兔三窟者馮諼還開東城詩亦云已作觀魚檻還開東圃陳安於隴城開堂闢圃賜諸生矛矢

鷩騎 柳惲嘗與琅邪顏幼明射鴨堂惲謂幼明曰卿爲溧陽尉射鴨堂大政記洪武二十五年令國子監開射圃賜

五六遠則雙帶兩韇左右馳射左傳曰衛獻公出奔
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
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
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

望雲 **看月**

海
録
碎事射詩云百步望雲立九規
看月張敘神堯皇帝之射也

搏矢 **折弓**

莊子曰
呉王浮
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起而走逃於深蓁有
一狙焉見巧於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
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
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宋史曰竇舜卿字希
元仕宋神宗為青淄路都監使契丹主客馬祐言昔先
公客省善射君當傳家法置酒請射舜卿發輒中祐使
人持二弓示
之挽皆折

力定 **手熟**

續說郛戚將軍繼光云對
敵射箭惟膽大力定勢險
節短則人莫能避矣金坡遺事曰陳尭咨善射亦以
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不去見其
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陳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
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陳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
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
以杓酌油瀝瀝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

手熟爾陳
笑而遣之

有禮 **無欲**

禮曰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
呉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
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射諸射之斃一人又及又斃
二人每斃一人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矣孔
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符子曰夏王使羿射於方
尺之皮徑寸之的乃命羿曰子射之中則賞子以萬金
之費不中則削子以千邑之地羿容無定色氣戰於胸
中乃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不中夏王謂傅彌仁
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與之賞罰則不中的者何也傅
彌仁曰若羿也喜懼為之災萬金為之患矣人能遺其
喜懼去其萬金則天下之人皆不愧於羿
矣夏王曰人聞子之言始得無欲之道

威天下 **為諸侯**

易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蓋取諸睽禮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
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度比於樂中多者得與祭而
君有慶少者不與祭而君有讓慶者益地讓者削地故
曰射者射
為諸侯也

不出正 **不主皮**

詩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
不同
科

引猿臂 **控烏號**

射瀆水 **射的山**

明王
羿登

兩航記曰出金閘十里曰楓橋楓橋十里曰射
瀆水相傳始皇射於此　事見上文水經注　穿戟

支中餅實　英雄記曰袁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萬攻劉備呂布遣人招備并請靈等饗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直戟於轅門一發中戟一發中戟若不中者當解兵不中留爾鬬布一旦諸君觀布射戰小支中者當解兵不中留爾鬬布一發中戟支遂罷兵　吳越史天成中有蕃使假道來聘仍小弧矢大誇於吳人武肅王宴之於龍山擊場酒酣因以金餅置射柵之上命蕃使射之蕃使一發中餅之實武肅王使崔詡曰汝能賽之乎詡曰願假王威德請以親箭二發中餅之實再發中餅之嘴蕃使慙服　雙鵰　羅署曰成公英從太祖出獵有三鹿走過命英射一發貫三鹿雙鵰之三發皆應弦而倒　時突厥請婚遣晟副汝南公主有二鵰飛而爭肉晟彎弓馳往遇鵰相攫一發雙貫焉　挽彊

手射生手　金史曰李成勇力絶倫能挽弓三百斤宣和初試弓于睽強異等累官淮南招討使　唐書曰李寶臣善騎射嘗獵人盡殪從安祿山入朝留為射生子弟　連尹射盤

馬射　春秋正義曰屈蕩為連尹服虔云連尹射官言射相應屬也　玉海曰宋熙寧間臧景言馬射六事一曰順鬃直射二曰背射三曰盤馬　隱墻射　刻木

四曰射親五曰野戰六曰輪奔　隋書曰高祖令晉王廣以兵擊陳命楚以振旅師之役門于巢巢牛敬之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子門焉牛豈隱於短墻以射之也　死彊　其少安從之吳子曰吳王勇而輕若敵五色線云後漢時苗當為壽春令渴治中蔣濟辭不當為壽書曰酒徒蔣　畏神箭　引勁

射　左傳曰吳子諸樊伐楚見納降後苗歸而刻木書臣曰吳王勇而輕若敵之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濟以弓矢射之蔣聞之亦不能制　晉書曰李寶臣善騎射翰林學士毛文子元膺善射翰林學士毛文錫作賦美之元膺曰窮措大畏此神箭否玉海曰李寶臣射於崇政殿庭先是上賜李

宋至道元年令衛士數百繼遷動弓三昔力及一石六斗繼遷意非有人能挽地石六斗　遼

至是士皆引滿平　殪野馬　獲豪豬　後周書曰睿子貴年十一

射有餘力乃大驟　殪三鹿　貫

從憲出獵於臨州圍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遼史曰耶律斡朧通捷有力善騎射連駕獵頗山適豪豬伏叢莽帝射中豬突出御者扼擒而踣斡朧復射斃之帝嘉賞　射黃羊　斃蒼虎

金史曰完顏思敬體貌雄偉年十一從太祖獵詔射黃羊獲之歷代名畫記曰唐貞觀間鄭杜有蒼龍爲患天皇引驍雄千騎取之號王元鳳太宗之弟也彎弓三十鈞一矢斃之名閻立本寫貌以進雄勇絕倫

朱襦　擲畫球　儀禮曰君與射則爲下射祖朱襦樂作而后就物

五代史曰王建次子元膺能射錢中孔當自抱畫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后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劍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帛有差又幸關口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玉海曰宋淳熙二年後苑觀射上親視所中箭多寡并射入鐵簇深淺賚賜有差

貫松牌　射柳枝　元史曰

字天表仕元世祖爲諸蠻夷部宣慰使時叛蠻善飛鎗躃松枝爲牌自執行省命庭瑞討之庭瑞所射矢出其牌半幹蠻驚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力即請服海曰宋嘉祐間上設燕瓊林苑觀衛士射柳枝

中牙簪　穿鐵簾　後魏書曰胡太后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中之大悅賜左右帛有差又幸關口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玉海曰宋淳熙二年後苑觀射上親視所中箭多寡并賜入鐵簇深淺賚賜有差

曲臺禮　射宮詩　又曰漢大射禮臺博士行大射禮與延平四年帝幸後苑賞花習射與又曰宋延

近臣言及大射投壺鄉飲酒之禮因命直館名賦射宮五言六韻詩

大射圖　神射式

又曰宋淳化五年中書門下獻大射圖自周官射禮及開元開寶禮酌損益草定其儀大約如朝謁元會之禮又曰宋朝神射式一卷王德用分授弓遣箭去病以所聞德用射法之要分爲十篇禮射親四類又劉懷德以

爲射一卷　射法　開畫埒　習丹墀

王子年拾遺記曰石虎開馬埒射場周迴四百步皆文石丹砂及彩畫於埒旁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之人大政記曰洪武二十年閱武午門外仍令將軍備士日習射於門內丹墀

引大黃　休深韋

列朝詩集小傳曰朝鮮劉萬曆間倭犯朝鮮劉以兵部尚書擊倭平壤城迫奔貫陣引大黃黃裳贊書司馬軍事參贊軍務天子傳曰仲冬丁酉天子射於深韋

洞穀耳　中帶鉤

前秦錄曰苻琳堅之第五子也有文武才藝弓五百斤射洞穀耳

王充論衡曰貫革之中其帶鉤

貫童髻　中刀環

晉書載記慕容皝奔還本國有勁

騎百餘追之翰遥謂之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返面吾之弧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死地吾處汝國久誓不殺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汝便宜返不中可前也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中鑷追騎乃散

中鵰

目中鵝毛唐書石雄徐州人初討劉稹水次見白鵰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遂中大寶遺事曰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歎厚賜焉

洞門闔

貫甲楯酉陽雜俎曰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笴長常箭一膚射洞門闔驍勇善射臨敵敢前每遼史曰遼阿古只射甲楯輒洞貫

五采張

侯一矢復命考工記梓人張五采侯五正之侯也五正者朱中次白次蒼次黄次元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爲其三正者去元黄二正去白蒼而畫朱綠左傳楚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侣一矢復命

君臣合射父子爲鵠禮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言各思念己之道

男子之事君子之爭

禮了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君子

虎中鹿中白羽

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朱羽周禮君於國射則皮樹中於郊閭中於境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卜未聞白羽與朱羽糅

於郊謂主皮也

飾以禮樂獲以翿旌以羽而興舍拔則獲儀禮執矢之禮

矯矢猿啼引弓雁落由基庾贏

以燕以射如拒如附詩之手也

獲者倚旌儀禮司馬又命獲者倚旌於侯中注爲當負侯也侯命射者見侯於旌深有志於中也

必慎令儀燕以序賓

序賓以賢決拾既饮弓矢斯調大侯既抗射夫斯同君子必爭

賢者不失弦不再控矢不

虛發　增道假乎射　戲惟得財符子曰晉之相桓假乎射爲　王昶戲論曰傳於楚善以道事在於六藝若欲戲唯得射而已其餘不得爲也

端身如榦　直臂如枝　射經曰端身如榦直臂如枝左臂毫髮不動巧力盡用之右手是射家極則也

垂弧之禮　探籌之法　賈誼新書曰垂弧之禮東方以梧北方以棘中央以桑四方以梧法一物必爲三箇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也

鼓薛鼓　常矢庫矢　周禮射節疏曰禮記投壺篇圖出魯鼓薛鼓云取半以下爲枝壺節盡用之爲射節又同弓矢用諸散射　猛虎方騰　封兕欲鬬　射經曰身前逢爲猛虎方騰額前臨爲封兕欲鬬

懸衡　懷中吐月　弦上勢若追風　目如流電　又曰出弓稍爲懷中吐月平箭闊爲弦上懸衡王琚馬射法曰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急放箭目勿瞬視身勿俯坐不失其軌舍矢如破　羽析

九重　毀布七埒　周宮注曰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秦賜王公下射侍中輔制可皇帝改服武弁射於殿上布七埒於殿下自公卿大夫各有著位

虛發　弦不空發　唐書霍王元軌從獵遇羣豕帝使射之箭不虛發豕爲盡帝撫其背曰爾不用乎南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

藝術人顧今無所施方天史曰胡潘字道序參太尉劉裕軍事從軍關中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之藩氣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往往魏騎五六百見藩來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

分曹習射　分番迭射　弘正注矢聯中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

迭射　唐書曰吳玠與弟璘宋史曰吳玠與弟璘駐隊大將温沙門戰横山仁貴獨馳入敵陣射殺數人所射皆應弦而倒

近郊許射　橫山獨射　命諸將分番迭射流矢雨注敵遂却　連發不絕繫如貫珠爲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試善射優劣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當分曹習射金人戰於和尚原選勁弩隊矢唐書賈耽傳近郊許設橫山仁貴獨馳入敵陣射殺數人所射皆應弦而倒

築土試射　連營馳射　宋史

曰張疑少有武勇個儻自任太宗時領繡州刺史鄉人趙氏子以材捕凝恥居其下因挾弓與角勝負約築土百步射之凝一發洞過失激十許步抵大樹而止觀者歎服明紀事本末曰薛萬徹齎詔至燕軍燕王乃耀武令各軍連營百餘里戈甲旗鼓相接馳射其中使萬徹觀之

與客同射　讓客再射

唐書曰王武俊字元英德宗時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雉兔九十五觀者駭伏宋史曰何灌字仲元武選發第仕歷宗時爲管幹步軍司陪遼使射玉津園一發破的再發則否客曰太尉不能耶曰非也以禮讓客耳整弓復中之觀者嘉歎

射賊中目　射獸中鼻

唐書曰張巡欲射尹子琦莫能辨因刻萬爲矢中者喜謂巡曰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罷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中獸鼻帝益異稱善特又加賞等北史曰山強工騎射彎弓五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

從獵獲狐　搆火待鹿

石勒奏事中散從後魏獻文

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除內行長又曰余朱兆後魏太原王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趨捷過人莊帝時榮曾送臺使見二鹿授兆仰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搆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

射山阜　回射浮圖

金史曰太祖賞宴紇石烈部南望高阜使衆射之皆不能至太祖一發過之唐書曰南霽雲抽矢四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雀屏中目　雁臆貫錢

又曰高祖皇后實氏父毅常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畫二孔雀屏間請婿射中各一目則許之闕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引弓三發兩矢連貫雀目遂歸於帝事文類聚曰晉朱漢賓少時善射嘗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雁隨矢而落其鏃正中雁臆上貫金錢有篆文示其郡之碩學皆無識者人號爲朱落雁

番象蹂陣　砦卒

隋書劉方傳隋末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以弩射象中創却蹂其陣而立方以弩射象中創却蹂其陣而立隧樓乘巨象四面而下二百斤仕周世因攻破之宋史曰馬仁璘善射挽弓二宗從征淮南至楚州攻水砦砦中建飛樓高丈餘世宗

觀之相去始二百步樓上望卒厲聲嫚罵世宗怒甚命左右射之遠莫能及仁琇引滿應弦而倒　寶劒賞能　玉帶旌勇　又曰曲珍字君玉好馳馬試劒秦都鈐轄劉温潤奇其材一日出百步外者與之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又錢昱字就之忠獻王佐之長子也錢俶遣入貢於宋江南使先中的令昱解之昱應弦而中宋太祖賜以玉帶　金錢作的　金鼎置侯　又曰濟南侯惟吉綱月太祖命輦至內庭擇二女嫻射十發八中者即賜之文帝在天游園射之妙正當爾耳　出戲馬臺

養之三歲作弱弓輕矢植金錢為的百步射之遠莫能及中帝甚奇之　北史曰宇文貴仕西魏文帝以金鼎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賜之文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魯爽曰貞觀十一年引五品以上宮射於儀鸞殿通典曰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魯爽曰貞觀十一年引五品以上宮射於儀鸞殿出戲馬臺射　賞花禁苑　賦詩華林　玉海曰宋開寶六年四月上召皇弟開封尹鄭度石守信等賞花習射於苑中晉書曰應貞字吉甫武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

習射金鳳　閱射玉津　玉海曰宋建隆四年幸金鳳園習射又曰宋太平興國間上每幸玉津園閱射　賜金精盤　酌琉璃鍾　隋書曰上賜王公以下射楊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貯酒取細仗圍財數分植百步海曰宋淳熙間引輔臣使相至後苑觀步軍司弓弩手射宴羣臣於凌虛閣下上喜飲命以琉璃鍾酌丞相徧及羣臣　十矢貫仗　一箭及羣臣　宋史曰趙振遷慶州都巡檢使時金湯李欽等尤悍難制振為置酒取細仗圍財數分植百步外共射欽等百發不中振十矢皆貫欽等大驚誓不復敢犯　又曰劉錡瀘州軍將當從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　手貫版　中口入腹　陳書曰褚玠剛毅有膽畧長騎射常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再發中口入腹俄而獸斃　金史曰郭蝦蟆與羣州元帥田瑞攻取魯州蝦蟆率騎兵五百皆披鎧納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為神城上有臬手於懸風版者蝦蟆人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遂乃出降

立表百步　監箭百步

唐書王栖曜傳栖曜善騎射始為將兵時涉寇境遇游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寇相顧懼引去後燕錄曰慕容盛行遇賊盛曰汝欲當鋒乎試監汝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汝命如不中當束身相投盛乃監箭一發中之盜曰相試耳貢而遣之

乘六閑

馬著五色衣

唐書王栖曜傳栖曜善騎射始為將兵時涉寇境遇游騎環合乃五色袍乘六閑馬為游幸翊衛

米

信勇悍　宗雄輕健

宋史曰米信少勇悍以善射聞平楊州日信執弓矢侍上側有游騎發而斃金史曰宗雄方逐兔逢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矢撻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其矢就射兔中之其輕健如此

落鵰都督　射鵰都將

北齊書曰斛律光當從文襄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乃鵰也邢子高歎曰此射鵰手也旋轉而下乃鵰也邢子高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斛律從有雙鵰飛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幹自北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鵰軍中號為射鵰都將

君謨鑿鏑　李遠沒鏃

朝野僉載

隋末有啗君謨善射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以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欵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鑿其鏃短刀矢來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鑿其鏃矢曰汝學射三年未教汝鑿鏑法

周書李遠當校獵於涉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德雖熊渠之名不得獨擅其美爾可謂世載其

笞鏑連墜　鎩首忽穿

宋史曰宋太宗時康保裔善騎射當握矢三十引宋時康保裔相連而墜人服其妙

唐天中記曰唐莊宗時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夫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天子還其語張亞夫當來較射於淮上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張亞夫當來較射於淮上

國語曰晉平公射鵠不死使監以此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

監襄射鵠　照古射鵠

晉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於徒林嬰以為大甲以為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之叔向曰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以此

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投以瓦石不去熙古引弓

有鵰集戟門擺樹孫鐸惡之投以瓦石不去熙古引弓一發貫鵰於樹鐸喜令勿拔矢以旌其能

文固射雉　海陵射烏　西京雜記曰茂陵文固陽善馴野雉爲媒用以射雉每三春之月茆障自翳用觧矢以射之日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襍寶錯厠翳障以青州廬葦爲弩矢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爲歡娛

金史曰劉熙古善騎射海陵射烏翰林應奉楊伯仁獻詩以獲烏詠

崔彭射鴿

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大悅賜錢一萬

裴旻射虎　隋書崔彭仕隋文帝加開府遷備身將軍

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父老曰此山堂肆也考曰唐裴旻守北平多虎為患旻乃入山射之且盡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趣見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蔣山射獸　天池

隋書曰韓洪平陳將還有猛獸在園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莫不歎服焉

唐鄭常洽聞記曰汾陽有天池在燕京山上後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魚七頭於池放之後於桑乾原獲穿魚猶爲不信及以金縷拖箭射著此魚又於桑乾河得所射箭乃信焉

叢

羣負土　飛雉集庭

王海曰孫樵云嘗入太學見叢鷺而起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

漢書五行志曰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庭歷階登堂而雌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庭歷階登堂而雌

再發皆中　隋書曰突厥入朝隋文賜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再發皆中

一發輒中

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原使張穎陰招安重榮原使張穎陰招安重榮許矣母兄謀共殺穎陰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爲母與兄皆以爲不可重榮業已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一發又中其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

三發連中　四發三中

玉海曰唐肅宗初爲節度使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母兄乃與重榮叛入太原高祖嘉州團練使當至太原梁適射弩再中的後寶矢解之以此辭仁貴適曰今之飛將也神宗稱其勇

中連中

宋史曰唐肅宗爲神武皇帝時連中玉海曰觀者以爲神

忠王射苑中矢三發中的

宋史曰忠王與諸王向寶善騎射仕宋爲射弩再中的後寶矢解之以此辭仁貴

四發四中　七發七中　又曰李繼勳太祖時鎮河陽不為禮因會將吏宴射令升堂拜母稍委郡務以右職繼勳初習射處耘連四發中的繼勳大奇之後帝七發皆中的玉海曰宋太祖名符彥卿等彥卿等進馬稱賀

十發十中　百發百中　後漢書曰陳王寵善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下邳人也高祖曾令和射一豕一箭而獲深見嗟賞及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中甚為推重

乘馬射鹿

旋馬射虎　遼史曰迭里特有膂力善馳射太祖思鹿醞取者迭里特曰臣能取之乘內廄馬逐鹿得其一帝歡甚賜以良馬欲復射不勉復獲其一帝歡甚賜以良馬欲復射馬跌而斃迭里特躍而前弓猶在手曰吾弟萬人敵也

馳馬射帖　走馬射飛　梁書曰蕭琮字世謹之子昭明曾孫也博學有文義又善弓馬遺人伏地特帖馬射之十發十中特帖者亦不懼

琅邪郡公賀拔勝尤工武藝走馬射飛十中其五六　曲臺習肆　辟雍舉行

巾車三乏　司裘五正　設豐設幅　執弣執簫　貍步是分　虎侯是辨　唐弓九合　夏箭三成　雪鶴銜箭　星麟集絃　原控弦而獸伏　屬羽而鳥下

猶錫宴金明池　張樂水心殿　玉海曰宋雍熙三年四月幸金明池觀水戲因習射上中的五賜從官飲驩於臺後苑習射飲酒　又曰宋雍熙間上幸新騏驥院酒名近臣宴後苑上臨池釣魚遂御水心殿張樂從官飲

卯山射猛獸　錢塘射怒潮　晉書曰楊濟遷太子太傅有才武肅王鏐築堤捍海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從帝校獵北卯山藝常從帝在輦前猛獸突出帝令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獲十餘頭為之潮頭為之敗去　宋吳僧贊寧傳載署曰宋太祖名符彥卿等

樓架三千弓弩射　三發中三人　四發殪四豕　元史曰木

華黎猿臂善射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寇自林中突出矢下如雨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寇遂引去　大唐新語曰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觸馬唐儉下馬搏之太宗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擿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三箭定天山　唐書馮盎傳羅竇諸洞獠叛詔令盎率衆二萬為諸軍先鋒時賊據險不可攻盎待弩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發七矢斃七人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餘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來挑戰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附枝觀體

七矢平獠洞

杯水覩心平　原　貫虱心於三年　穿楊葉於百步　增　弧矢肇於黃帝　射侯見於虞書　正觀武德之儀　開元安福之制　始睽畫而取象　終井儀以眞名　原　算獲者負侯而俟　釋獲者執餘而俟　獲而未釋　其算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弟子取矢以旌指教之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告卒射反位坐委餘獲於中西與共而俟　將軍射虎以宣威　大夫射雉而取笑　增　祈爵而發彼有的　得祭而益乎爾也　原

三年之妙雖貫蝨心　五善之容何乖貍首　考繹志之文不專貫革　稽和容之善寧有主皮　行其燕禮以明君臣之義　射於澤宮以觀禮樂之節　發必循聲既合采蘋之節　中則破的何慙穿葉之能　增　進退周旋仰先王之彝訓　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的暈重圓張三侯而興武　堋雲互綵齊六耦以獻功

擅百發之能集必獲於埔上　臻五善之妙雀無全乎彀中　赤羽連飛極破竹懸莎之巧　雕弧虛引有吟猿落雁之奇

射四

射鹿林中

穆天子傳曰仲秋丁巳天子射鹿於林中乃飲於孟氏爰舞白鶴二八還宿於雀梁四日休於

射鳥獵獸

澭澤於是射鳥獵獸

出質唱善

劉向說苑曰齊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

江渚射兕

又曰楚共王獵江渚之野楚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

積射士

海錄碎事漢書云發積射士注積與迹同言尋迹而射之

佩韘

劉向說苑曰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王出收餘兵反戰日暮王傷於目召養由基而謂之曰寡人不穀不祥親當矢石今日之事不穀必死子其射之養由基對曰臣嘗從事於射矣能射其發而中之不能使發者無中也今臣之手臂不異於疇昔而弓重十倍非力不勝也蓋發之有巧也王曰雖然試復為寡人射之養由基乃射一發而殪又射一發而盡復射之三發而三呼萬歲王曰子之射至於此乎養由基曰臣之射非能使發者無中也非能使矢必貫蝨之心也見可而發因其勢而利導之故矢不窮發而中也

射御者佩韘

射御者佩韘

牽弓滿鏑

搜神後記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少時喜入山射獵忽山岫間有一人長五六丈手捉弓箭箭鏃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阿鼠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牽弓滿鏑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厭伏

拔箭墮地

僧悟空在玉匣記曰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拊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蹋地而死射者折矢而歸

葉弓誓不復射

中青綃

揮塵景龍

唐景龍中為宣城令罷歸常欽於焦後錄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期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戰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輒體寒而溼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爭此居明日九子以弓矢射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亦龍也與我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於合

兩手擎空

宋國公蕭嗣曰急風吹緩著地多應是宋公後帝見此兩手所擎空借問誰為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章疏也由是與詢有隙

長箭短箭

又曰張元一渭稽善譙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擊之寇未

入寒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朝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蹁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著賊騎猪向南趯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耶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

俱三十步　又曰唐殿中內供奉盧廣與李畬俱非常善射者常三元禮射廣畬雖引滿射俱不及垜而墜互言其工拙左右不曉畬曰畬戲曰畬與盧箭俱三十步垜三十步盧箭去身三十步獵久之

怒馬得鵲　宋文鑑方山子傳方山子使酒好劒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

出郊較射　列朝詩集本傳常倫多力善騎射時時出郊與侯家子弟為常試事衆大白為壽輒引滿揮鞭馳去又方山子鄭作往來梁宋間時從俠少年輕弓駿馬射獵大梁數中獲雉兔則歌石火炙髀肥悲歌痛飲垂鞭而去

射獵熊山　又明嘉靖間光州劉繪好擊劒彎鞠挽弓與俠少年較射問知州事衆大白為壽輒引滿揮鞭馳去少年輕弓駿馬射獵熊山下晚年尤嗜好搏蒲

【詩】周大射貍首詩曰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既說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參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譖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　魏劉楨射鳶詩曰鳴鳶弄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橫怒起意氣凌神仙發機如驚焱三發兩鳶連流血灑墻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

妍　晉應貞華林園宴射詩曰於時肆射弓矢斯御發彼五的有酒斯飫

梁元帝落日射熊詩曰促宴引枚鄒中園觀獸侯日度堋陰廣風橫旗影浮移竿標入箭疊鼓送爭籌附枝時可息言從清夜遊　周庾信北園射堂詩曰軒堂聊可習仙的不難登轉箭初調箸橫弓先望堋驚心一雁落連臂兩猿騰直知王濟巧誰見魏舒能空心不死樹無葉未枯藤擇賢方至此傳庖欣得所

曾　唐張說元武門侍射詩曰射觀通元闕兵欄闢御筵雕弧月半上畫的暈重圓羿后神幽贊靈王法暗傳貫心精四返飲羽妙三連雪鶴來銜箭星麟下集弦一逢軍宴合萬慶武功宣　韋應物始建射侯詩曰男子本懸弧有志在四方虎竹泰明命熊侯始張皇賓登時事畢諸將備戎裝星飛的屢破鼓譟武更揚曾習鄒魯學亦陪鴛鷺翔一朝願投筆世難激中腸　李益觀騎射詩曰邊頭射雕將走馬出中軍遠見平原上翻身向暮雲　耿湋觀西營秋射詩曰謝公親校武草碧露漫漫落葉停高駕空林滿從官迎籌皆疊鼓揮箭或移竿名借三軍勇功推百中難主皮山郡晚飲箪柳營寒明日開鈴閣新詩雙玉盤　戎昱觀衞尚書射破的詩曰盛宴傾黃菊殊私降紫泥月營開射圃霜施拂晴

霓出將三朝貴彎弓五善齊腕迴金鏃滿的破緑弦低
勇氣干牛斗歡聲振鼓鼙忠臣思報國更欲取關西

韓愈雉帶箭詩曰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
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
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
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　宋韓琦後園宴

射詩曰花梢點紅芽緑茁宴亭爽塏塲雲列呼賓習射
次序升體裁人人矜勇捷六鈞力副百中藝由基注目
老羿拽支左屈右何太工象弭急收如列缺須臾一鏑
入鵠心畫鼓連轟盡聲喝後者審固意愈精有時大呼

劈箭箸惜哉最是毫釐差彩侯似動箭微撇分明角勝
各記彙將終或爲一箭奪當筵主籌令難犯大白時舉
出正罰此禮自古尤所重矍圃去留宜有別五善大抵
主和容不止穿楊與穿札　劉克莊觀射詩曰浪箭束
如林傍觀笑不禁蠻平無事久卒惰可憂深各自分牛
蠻何曾貫蝨心种侯青澗□能費幾黃金　明王直射
柳詩曰楊柳緑含滋琱弓縱射時向風飛白羽和露折
青絲轡路晴光動旌門午漏遲營前擂鼓急捷報萬人
知

歌魏曹植樂府歌曰控弦破左的發矢摧月支仰手

接飛孫俯身散馬蹄　又曰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驅馳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挾鳴鏑長驅上南山左
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盡展仰手接飛鳶觀者
咸稱善衆工歸我妍　隋大射登歌曰道謐金科照時
乂玉條明優賢饗禮洽選德射儀成鑾旗鬱雲動寶軑
儼天行巾車整三乏司裘飾五正鳴球響高殿華鍾震
廣庭烏號傳昔美淇衞著前名揖讓皆時傑升降盡朝
英附枝觀體定杯水覩心平豐觚既來去燔炙復縱橫
欣看禮樂盛喜遇黃河清

行　元酒賢答祿將軍射虎行　卜信陽郭外山嵯峩長
林大谷青松多白顙於菟踞當道城邊日落無人過將
軍聞之毛髮豎拔劒誓天期殺虎彎弓走馬出東門傾
城來看誇豪武猛虎磨牙當路嘷目光睒睒斑尾搖據
鞍一叱雙皆裂烏飛木落風蕭蕭金弭弓鐵絲箭滿
月弦開正當面鵰翎射沒錦毛摧厓石崩騰腥血濺萬
人歡笑聲震天剖開一箭當心穿父老持杯馬前拜祝
公眉壽三千年

曲　唐李商隱射魚曲曰思牢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
三虎力尋潮背日伺泅鱗貝闕夜移鯨失色纖纖粉幹
馨香餌綠鴨迴塘養龍水含冰漢語遠於天何由迴作

金盤死

增詞漢虎賁郎射烏詞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墜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

增篇明徐渭射雁篇曰去年射雁黃浦口三軍進酒齊爲壽今年射雁復何處海舶停沙大桅豎君本臨洮豪傑士漢時六郡良家子作客羞爲堂下人射生慣落雲中羽腰間束矢插兩房連年驅賊如驅羊轅門待士近不薄朝來歸興何洋洋丈夫有遇有不遇去留之間向誰語

唐賦魏應瑒馳射賦曰於是陽春嘉日講肄餘暇將逍遥於郊埜聊娛遊於騁射延賓鞠旅星言夙駕樹應轊於路左建丹旗於表路羣駿籠於衡首咸皆腰裹與飛兔爾乃結翻仵齊倫匹良樂授馬孫臏調駟籌算克明班次均壹左攬繁弱右接淇衛控滿流睇應弦飛碎旃動鼓震譟聲雷潰重破累礑流景倏忽紛紜絡繹次授二八驊騮激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矢不虛發進截飛鳥顧摧月支須紆六鈞口彎七規觀者屏氣而傾眸咸側企而騰移爾乃縈回盤厲接節和旋翩翩神厲體若飛仙奕奕驛壯既佶且閑楊鑣沛艾蠖畧相連　周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并序于時元鳥司曆蒼龍

馭行羔獻冰開桐華萍合皇帝幸於華林之園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騶虞九節貍首七章於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紅陽飛鵲紫燕晨風唐成公之驌驦海西侯之千里莫不飲羽銜竿吟猿落雁鐘鼓振地埃塵漲天綵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賦曰歲次昭陽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時少陽春吏司職青祇效祥徵萬騎於平樂開千門於建章皇帝翊四校於仙園迴六龍於天苑華蓋平飛風鳥細轉帷宮宿設帳殿開筵傍臨細柳斜界宜年河濟雍草渭口澆泉堋雲五色的暈重圓陽管既調春弦實撫玉律調鐘金錞節鼓於是咀銜拉鐵逐日追風並試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變三驅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禮正六轡詩歌九節弓如明月對堋馬似浮雲向埒雁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乃有六郡雄才五陵高選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尚帶流星猶乘赤電始聽鼓而唱籌即移竿而標箭熊耳刻杯浮雲畫鬻水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司筵賞至酒正杯來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圍悵從躅之留歡眷迴鑾之餘武

曰彼雁于飛斜當禁掖帶輕雲之微素映遥天之晴碧雖逢蒙之絶藝莫敢措心固離婁之明眸其纔能覩我弓斯張我矢斯射算分數之遠近則捨拔而應鏑質毛紛其已墜弦聲振猶未釋聞之者足蹈手舞覩之者目駭心惕彼貫心稱妙穿葉無怍一則三年而後發一則百步以為約豈如料必中於飛動騁絶伎於廖廓雁以遠而矢發矢既中而雁落異哉莫高者天戾天者飛彼搏空之逸翰尚無所違矧荒服之逋命曷不感歸則知皇聖有作夷夏無間鄙楚莊之戲猿笑晉平之失鸜固將威九垓而清八荒豈直落翔雲之一雁　獨孤綬漢

武帝射蛟賦曰有漢武徹惟時巡省窮楚之望極江之永舳艫寨川旗甲蕩景洶洶旭旭虬盤龍鶚駐清蹕則洪波可遏赫皇靈則潛怪可怛何彼蛟之天矯據積水之空闊謂飲飛之劒莫前滅明之聲是奪天子乃戒無譁於羽衛思有用於弦括命舟牧迴青翰而上詔弓人奉烏號以登讀天儀以山立將親發以抗稜陰察變態雄猜跨騰古治之倫背裂不敢擅其勇逢蒙之黨技癢不敢專其能我矢則直我弦斯控持滿而英氣頓飛命處而幽姿必中歘颼颼其電霍則頸殫而胸洞賛履者鼓殷天之雷稱慶者躍如雲之衆始乎發若神兵爆其

有聲洪波雪湧白羽月傾突紫肉裂素纓餘怒蚴螭上浮泓澄踣質已靡於巨鱸流血方走乎東瀛介以鱗莫得捍七札之勁神之化不能保重泉之生萬靈震駭九派徐清然後海若扈蹕陽侯洗兵山川肅其晏如雲霧廓其四除涉者利乎涉漁者安乎漁於是左史趨進執簡以書曰天子幸潯陽也親射蛟而獲諸遂翻龍施韜豹弭箭工奮棹歌起威厲乎斷白蛇氣雄乎絕青兕盛秦皇之觀日追夏后之勤水且君以勝殘為大臣以反德為害亦將制於殼中靖此宇內俾貫華之蓁息垂衣之道秦豈徒與射夫漁父校勇而論最　路季登皇帝

冬狩一箭射雙兔賦曰若乃整鈞陳嚴羽衛星旌燭野雲旗拂曀周長楊而為陛屬甘泉以為綴騁六龍而電發顧雙兔而飜逝性毙狡而不恭足輕迅而靡制爰從聖射乃觀神藝鑾鑣却轉引柘月而隨圓金鏃斜飛疊霜毫而俱斃既絕系而達臆亦洞胸而裂眥岐陽之美不獨稱於周王上林之雄未可論於漢帝　又曰飄勇氣於蒼昊抗發威於白日激流電而指顧躡奔星而迅疾疊穿兮彼兔則雙捨拔兮我矢惟一彼更羸之絕藝浦且之妙術曾何足以擬議焉　喬潭破的賦曰飛衛學射於逢蒙希其術窮搜董浦白羽之箭獲燕角綠沉

之弓悵望隴雲徘徊朝風以為隼必獲於庸上雀無全於彀中於是乎擇素士張畫侯韜朱髀捍韋韝既垂纂以弦弧亦啟箙而抽鏃內審其志外專其目釋思其平去務其速落殘月於象弭飛明星於金鼓宜易易而獲禽翻翻兢兢而失鵠乃杜門三年猶乎象人聽之以氣視之以神秋毫如山蚊心如輪高其小物申以歲貢從容君所無復命中不知矢之所加弦之所控引之而滿縱之而送以無心為心若夢不夢斯焉而發遽駘然而通洞　何據射楊葉百中賦曰於稽百氏爰得六藝射之制伎之銳既取象於逢蒙且規模於飛衛寢石遇而洞

故蹲甲徹而激勢於是眄牂牂之葉引解解之弓掇長同標的外準精和內融杯水凝而色粲粲金鏑擬而光雄雄鳴弦激羽馳虛走空牢籠五善之奧總括百中之工時稱絕技寔曰巧發貴乎揖讓賤乎矜伐豈直忘歸貫星繁弱御月雁迸落於雲霄猨洞叫於巖樾而已哉　賈餗百步穿楊葉賦曰有美一人兮操其矢獻其藝發茲手敏與彼心契廣場爰設砥平乎百步之中衆目所瞻星流乎片葉之際恒規規而月滿乍肅肅而風厲豈非妙歸至習道合惟精積少之多而無失以小觀大

而有程克中之時諛詬不能以施力造微之處離婁不得以爭明然後知射也捨耳而任目外形而專意出乎一札焉知來者之不如中乃百全勿慮前功之併棄由是舍矢而破固葉是穿翻光而白雪馳羽振響而清風激弦名加徹札術異攻堅非後來之居上信直道而無偏　楊弘貞貫七札賦曰善乎養由之爲弓也挾穿楊之技推貫金之誠左烏號兮右青莖睨七屬之甲收百中之名神馳手敏體正心平穎脫洞達鱗差混并旁穿而雀角非勁深入而蟲飛有聲觀夫蹲蛟函鼓象弭量步遠邇迴眸徙倚指鍭鏑之鍊取中於茲狀纍纍之珠其端若彼是知弦木之用貫革爲先出一札而鋒鋩自利踰百步而犀兕無全虛其中螳螂之衛徒設稽其數混沌之竅齊穿豈徒激白羽開月弦俾晉侯之禽自失漢將之石彌堅且鞬櫜既啟美六材之定體決拾將臨矜壹發於巧心是誇妙捷豈憚重深疑疊翮之摧顏猶驚飲羽類縫裳之襞積尚謂紉針故稱矢無虛發藝得專場考窮深之宜我將用直探破堅之理爾則乘剛方今寰海鏡清皇明朗徹澤宮是選貍首爲節望正鵠以進旅奉弧矢之成列然後徹札之人庶驗其工拙　張友正射已之鵠賦曰習射之妙惟精惟審其審也在無

偏無頗其精也在不食不寢是則動之不虛由已求諸
三侯張而六鈞始彀一鵠中而百發如初月滿指掌星
飛庭除已因鵠修其德惟積鵠爲已任其射寧疎志氣
中秩威儀外舒正其身而有則有準合其奏而匪疾匪
徐原夫彼鵠父射爲子射爲子並列其名各承其美
假以成績修之在已射不應而有善誰觀藝不臻而有
時奚侯心超超兮有歲魂怳怳兮無時非不慎乎規矩
逮恐失於毫釐周旋可託進退唯茲鏃破的兮流光散
出弦應手兮飛羽相追賓此鵠之是念唯彼侯之敢思
白居易射中正鵠賦曰聖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惟

弧矢之用也中正鵠而已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
者務以選諸侯諸侯用而貢多士將俾乎禮無秕稗位
有降殺廣場闢而堵牆開射夫同而鐘鼓戒於以致國
用修歲貢使技癢者出於羣藝成者推於衆在乎矢不
虛發弓不再控射繹志也信念茲鵠小鳥焉取
難中而能中乃設五正張三侯叶吉日於清晝順殺氣
於素秋禮事展樂容修既五善而斯備將百中而是求
於是誠心內蘊壯容外奮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進
退周旋仰先王之彝訓故禮舉而義具貝無聲而有聞
及夫觀者望入射者挺立矢既挾弓既執抗大侯次決

拾指正則掌内必取料鵠乃穀中所及雕弧乍滿當晝而明月彎彎銀鏑忽飛不夜而流星熠熠其一發也駔若徹札其再中也擅若貫笠玉霜降而弓力調金氣勁而弦聲急愜羣心而踴躍駭衆目而翕習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彎而雁落虛引而猿泣者也　元稹觀兵部馬射賦曰大司馬以馳射而選才衆君子皆注目而觀藝至張侯之所乃執弓而誓誓曰今皇帝製羽舞以敷文德擇材官而奮武衛莫不以超乘者爲雄中鵠者得祭用先才捷志亦和平豈獨武人之利實惟君子之爭射者皆曰諾雖五善之未習庶一舉而有成爲是焉逸駃

駃士勇伾伾養銳氣候歌詩初聽采蘋之章共調白羽次逞穿楊之巧忽縱青絲旁瞻突過咸懼發遲曾騏足之展矣翻猿臂而射之揮弓電掣激矢風追方當耦象決裂麗龜信候蹄而不爽則舍拔之無遺故司射稟旌以効勝曰爾能克備我爵可期貫餘勇者宜乘破竹之勢善量力者當引負薪之辭由是靡不爭先莫爲我後皆曰措柾於肘十得其九參明試者亦何嘗而不有破的之術萬不失一凡獻藝者豈自疑於無必衝冠髮怒揚鞭氣逸引滿雷砰騰陵颷疾皆箭百中之妙盡由一孔而出若此則蹲甲壯潘揚觿觀孔信一場之獨擅終

六轡之未總豈比夫浮雲逈度開月影而彎環如兩橫飛挾星精而搖動雖當至理不忘庸功天子垂衣嚴鵷行於北闕夏官司馬閱騎從於南宮貢士之程職司具舉會款塞五方之俗觀校將百夫之主得儁爲雄惟能是與客獨顧之而笑曰此蓋有司之拔萃固非吾君之右汝我有筆陣與詞鋒可以偃干戈而息戎旅司文者聞之而驚曰爾其自厲於爾躬吾將獻爾於王所　王起轅門射戟支賦曰矯矯呂公凜千載之英風立轅門而耀威百夫之特射戟支而騁伎一矢稱雄所以解紛爲智和難成功豈徒用壯於六鈞之妙務能於百步之中當其劉氏興戎袁公結陣既禍拏而莫解亦兵纏而屢振是用假我手弓救其血刃則萬夫駭目不在於和容二憾革心必資乎中俊排其患難成彼宴私離坐離立左之右之森森兩軍比晉楚衷甲之日桓桓二帥同劉項舞劒之時是用出雄戟射小枝既從容而論旨亦慷慨而興辭乃曰射者所以明其志忠其質今欲轉禍爲福反凶致吉若唫同失鵠我藝自泰其疊雙儻妙等麗龜爾心固宜乎如一乃展容耀示英威決拾既饮分銖不違洸洸赳赳如翰如飛莫不竚其密彀釋此重圍彼戟在門揭焉獨見立亭亭之直影引眈眈之英盼彎

弧而勢若月圓鳴矢而光如電炫觀之者心惕聞之者
膽戰固當靖難於五兵豈獨解顏於一箭蹲甲非敵措
杯不倫今在坐隅徒欲奮勇而嗇禍儻居戰陣誰當左
馬而右人請懲忿於昔日願釋憾於茲辰　宋宋郊後
苑燕射賦曰執徐統歲少皞司秋月著授衣之令日紀
吹花之游司射謹官梓人庀具飾虎進侯張貍設步厞
崇旌以虹拖畫廣堋而雲布并夾并儲決拾相旅我物
孔陽我儀用光劍矢薦於夏箙彫弓出於扶桑采五施
而列暈歌九節而升堂萬乘來御羣心樂康弦隨月上
弓與天張捨拔則供應弦而中主皮劃其已徹勁羽飲
而猶動駭踆烏於日域震封狼於星冢皇衿允詵協氣
雲蒸少府之賜錢流地庖人之割肉如陵軒霞蕃后盤
石宗英美發的之希代咸奉觴而造庭射之爲義是謂
觀禮外則審固而正躬內則雍容而繹志支左屈右之
能項發口縱之異或合宴序賓或算多與祭公用隼而
射壺觀如墻而揚觶中則得爲諸侯爭有似乎君子然
特人臣之善容未識我皇之射意若夫修五常爲弓矯
百度爲矢總黎獻以植的磬綿區而除位參天地之控
引順陰陽而張弛一發則英雄在弦虛撫則蠻夷斷臂
豈徒鵠取難中之名騶樂庶官之備

增雜文唐張說元武門侍射詩序曰爾其射堋新成布侯既設槷仗林立帷軒霧布衆官半酣皇情載悅卷珠箔臨玉除唐弓在手夏箭斯發應弦屢中屬羽連飛弧矢以來未之有也若夫天地合道星辰獻儀端視和容內正外直自近而制遠耀威而觀德無不通神無不極用是射也其惟聖人乎

增記明王守仁觀德亭記曰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是故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躁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視浮歎於其心者其氣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射也者射己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

增判唐姜公復兵部試射判曰射以觀德樂以和聲將

選士於澤宮必張侯於相圃所以誓宗廟之賓客備饗宴之威儀何忽武夫而要雅頌豈徒強飲強食勞祝史之正辭采蘋采蘩令太常之踰局且五善之禮無赴赴之武夫三耦之間盡呦呦之鳴鹿苟用捨而有異在格令而無文責乃其不然乎許之又益恥也　劉肱澤宮

置福判曰大聖嗣文明時偃武弧矢之利可以訓戎禮容之規於焉觀德將因捨奠是用求賢甲爲主司素非達吏澤宮之制何昧周官相圃之儀旋乖魯典既而工歌九夏庭列三侯決捨既飲於瑲弓并夾則陳於揚矢標名鹿兕或有國之前聞皮稱豹熊蓋王者之恒制語

而有訴雖以執禮爲詞闕而不供終當毀櫝之責請依中典以勸無良　嚴迪張侯下綱判曰景遵貍步張是熊侯地武苟合於舊儀下綱未踰於先制實則有藝執射多功舒卷寧懼於出正發縱每聞於破的彤弓既彀與明月而合規白羽纔飛狀流星而遂貫然而禮成揖讓不獨主皮徒矜袒決之容未覩奠豐之事作而非法不足書能人而無儀誠須實罰

彈一

廣雅釋器曰彈謂之彈　說文曰彈行丸也　淮南子曰執彈而招鳥揮梳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　韓詩外傳曰夫爵鼓翼奮身自以爲無患不知王孫左把彈右攝丸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鹹　焦氏易林曰搏鳩彈雀獵兔山北丸盡日暮失獲無得　顧子義訓曰人有善射高於顧子顧子曰子射雖百中不若我之以彈子所射射貍之皮耳我所彈彈狐之心　張華註禽經

曰鳥之巨背者善避繒弋彈射　李呈芬射經曰彈鳥雀者不視弓不視彈以意逆飛者而中之

彈二

增 晉葛洪神仙傳曰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為　魏書曰文帝至自晉始祖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帝仰視飛鳥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大驚相謂曰太子風采被服同於南夏兼奇術絶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並先馳還始祖問我子進德何如皆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　孔帖曰石季龍挾彈彈人其父怒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　五車韻瑞曰齊曲江公遥欣七歲見小兒彈雀曰此鳥空中飛翔何關人事因感其言不復彈　南部煙花記曰陳宮人喜於春林放柘彈　唐書曰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　蒙齋筆談曰蘇子瞻初謫黄州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為娱樂　孫升談圃曰石曼卿謫海州曰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跡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

年桃花遍山谷中　朱國禎開國臣傳曰長洲宋克博涉書傳任俠喜擊劒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　續說郛曰明末史金吾宅後有薛五素素姿度豔雅善馳馬挾彈能以兩丸先後發必使後彈擊前彈碎於空中

彈三

原　挾左　在旁　戰國策曰左挾彈右懷丸子諫曰向來挾彈於後園螳螂之捕蟬也不知黃雀在旁黃雀不知臣挾彈在旁

挾彈狀如彈則能引喻惠子曰今者人不識彈問彈狀如何答曰繳可知之乎王曰不了又曰彈狀為弓以竹為則不知也王曰善惠子曰夫說者欲人知之無喻王建宮詞裏頭宮監當前立手把弓鞘

挾丸　借弓　漢書曰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輩輩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

為彈得赤丸者所武吏黑丸者所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　異苑曰元嘉中魏郡張承吉素工巧常造一彈弓忽有一鬼長三尺一足烏爪背有鱗甲來借之明日送還而皆折壞　飛

借之明日送還而皆折壞　飛土逐金　吳越春秋陳音對越王云弩生於弓弓生於矢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質死裹以薪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作彈以飛土逐宍　西京雜記曰韓嫣彈鳥人皆逐之寒逐金丸

原　孝子作　少年挾　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守之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武帝佞佛人也作金丸彈鳥之長安為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　世說潘岳少時無不連手縈之　折鴟翼　惡聲　海鴟翠翼飛縈祖善彈彈鳥毛盡而不死有縈祖善彈彈鳥毛盡而不死有惡鴟而彈射之鴟將適吳鴟謂之曰若能變其聲在楚可也若不能變莫去吳人亦彈射之　彈異　雀取生鵲　莊周異鵲從而利之莊周捐彈反走垣崇一鵲執彈而留之睹螳螂方搏一鵲執彈而留之睹螳螂方搏而忘其身異鵲從而利之莊周捐彈反走垣崇而求鵲炙　求鵲炙　逐飛肉　莊子曰見彈而求鵲炙於垣崇而求鵲炙於垣崇　太元經曰明珠彈於汙泥　祖善彈生　取潮鵲　巧藝部

飛內其得不復**中鳶羣　得朋友**隋書曰長孫晟善彈有鳶羣飛上曰公爲我取之晟
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賜賚極多夢書云夢持彈者必得朋友【增】**行郎彈　王孫**
彈李義山詩石城景物類黃泉夜半行郎空拓彈梁劉峻詩何能棲樹枝取斃王孫彈**彈燕**
雀　驚鴛鴦何氏語林曰孫權嘗燕見蜀使費禕逆勅羣臣使禕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
諸人不起禕調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應聲荅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何有燕
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宋黃林復茅亭客語曰章于朋善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舟過青神見二
鴛鴦發彈斃雄者將歸烹之其雌者隨至船中見雄在鍋不顧沸湯投其中伸頸鼓翼長叫數聲而死
來金市　傍玉輿崔顥少年行雙雙挾彈來金市兩兩鳴鞭上渭橋李嶷少年行臂鷹金
殿側挾彈玉輿傍**撤槐膠　貫桐葉**孔帖李少微子女頗多每退朝於庭撤槐膠彈
子數百枚令諸小兒爭取之以爲戲笑北史曰李元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

八**拋林外　擲墻頭**李義山詩不收金彈拋林外吳越備史錢鏐每夕彈金丸於
墻頭之外直者畢應**打流鶯　落飛鳥**唐王建宮詞元是吾皇金彈子海棠窠下打流
鶯李賀潮少年詩有時半醉百花前背把金丸落飛鳥**懸仙像　捕帛書**金臺紀聞
世所傳張仙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以此圖懸壁太祖致詰夫人跪荅
之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孔帖王世充羅取飛鳥書符命於帛繫鳥頸縱之有彈捕得鳥以
獻者亦拜官**女爭揮　璫各挾**宋王珪宮詞侍女爭揮玉彈弓宋曾三異同話錄
予家舊畫楊妃上馬圖無他仗衞但有兩璫各挾彈前導意其燕遊戲具非有謂也後乃聞乘輿燕遊果前以
擊彈代鳴鞘翠物制度蓋如此云【原】**諫父挾彈　觀人避丸**上見前在旁注
傳曰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以觀其避丸也**柘木爲彈　蘇合爲彈**西京
雜記長安五陵人柘木爲彈真珠爲丸以彈鳥鵲俠客以蘇合木爲彈**隋珠彈雀　眞**

珠彈鳥呂氏春秋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下詳前不如泥丸而自挾彈東方朔對驃騎將軍難曰以金丸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三輔皆好羣臣是彈東觀漢記詔曰三輔皆好彈一大老從旁舉身曰噫唏哉見李尤彈銘彈鳥林下持彈後園潯陽記云周部字子南隱遁庾亮詣之避不相見庾密侯之部方彈鳥林下因前與言魏書云曹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作高樓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廳事

齊王彈人無終彈妓又云齊王芳為帝常喜以彈彈人晉安帝紀云琅邪內史孫無終貪橫殘虐妓妾忤意者輒彈其面始安名山長安逐丸荊州記云始安郡山坎中有彈丸因名彈丸山下見前逐金注天星似彈江城如彈丹元子步天歌天津九箇彈弓形李義山詩謝遊橋上澄江館下望江城如一彈挾弓後苑

持彈新亭韻府羣玉趙太祖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稱急事請見及見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上怒以越斧柄撞折其兩齒世說曰前輩人忌日不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持彈社衛洗馬墓前彈鳥應弦斃鳥飛丸中鶴南唐近事何敬洙善彈射微時為鄂帥李簡家僮一日李獨坐小聽有烏伸喙向李而噪其聲頗厲李甚惡之遂往後園池亭烏隨其所之叫噪不已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急召來能斃此畜何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應弦斃之李佳賞擢為小校以軍功累建旗鉞竟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南部新書祕書省內有薛少保稷畫鶴元和中韓公武挾彈中鶴一目時謂五絕廟前擊鳥殿上除梟異苑曰青溪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樹一鳥常產育其上太原謝慶執彈乘馬激殺數頭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鳥是我養何故見侵經年而謝慶卒北史曰李元忠當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送丸落羽彈巾折

簪 元揚維禎題挾彈圖兩騎聯翩未敢前看送金丸落飛羽 孔帖王準爲衞尉少卿以鬭雞供奉禁中過駙馬都尉王繇以彈彈其巾折玉簪爲樂

升樓射人 藏身打雀 唐書藩鎮傳王紹鼎升樓彈射路人以爲樂 花蕊夫人宮詞回頭索取黃金彈遶樹藏身打雀兒

鄭寅彈樹 劉雋中壺 酉陽雜組鄭寅常詣僧靈鑒角放彈指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一發而中彈丸及樹不破至靈鑒乃將節碎彈焉 幽明錄曰元嘉初散騎劉雋家在丹陽郡後常閑居而天驟雨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牽狡獪並不沾濡雋疑非人俄見共爭一瓠壺子雋引彈彈之正中壺霍然不見

【原】累五而不墜 百發不得一 莊子云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潛夫論云丁夫世不傳犂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

【增】俠女跨白衞 豪士衣黃衫 唐段成式劒俠傳聶隱娘有劒術魏帥知其異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元和間與陳許節度使不協使隱娘圖之許帥能神算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跨白黑衞遇鵲噪丈夫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見故令遠迎衞將受約束遇之夫妻驚以爲神遂留許事劉 唐蔣防霍小玉傳大曆中進士李益以俟試居京師遇霍小玉於勝業坊極其歡愛後生以別娶負約不復肯往三月春遊與同輩詣崇敬寺玩牡丹其友歎懷其事忽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潛行竊聽前揖曰公非李十郎乎敝居咫尺但願一過因策馬同行能而抵玉居生勤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抱持而進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

彈四

【增】鬼彈 水經注瀘水旁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傷名曰鬼彈左思蜀都賦鬼彈飛丸以雷激火井騰光而赫羲

九味和丸 酉陽雜組僧靈鑒善彈其丸用洞庭沙岸

下土炭末瓷末榆皮泔澱紫殭細沙藤紙渴搗汁丸味和齊手丸之

衙丸無傷 又曰建中初士人韋生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僧指路謂曰此數里貧道蘭若郎君能無左顧乎士人許之行十餘里生疑之生素善彈因密取弓御彈懷丸不至日已沒韋生疑十餘乃彈之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又九發中之僧始捫中處見僧方至一庄延韋生坐廳中執生手曰貧道盜也君彈悉在手搦腦後五丸墜地蓋銜彈丸而無傷也

後園彈鳥 崔鴻秦錄曰辛進宇國都爲散騎常侍從乞伏熾磐遊於後園彈鳥性通敏善彈工射突歌攫圖請孫晟命諸子學彈射

挾彈平陵 李益輕薄篇一作忽聞燕雀鳴不

金鞭朱彈 陸放翁詩金鞭朱彈憶春遊

彈射市中 列朝詩集本傳北史曰長孫晟因遣晨副其子前攝圖獨愛晟弟貴人皆相親友學彈射晟回鞍挾彈平陵逢一李白詩青雲少年子挾彈章臺左

逢巧丸韓 章臺左李白詩章臺一窮鳥賦繳彈張右羿弓發左飛丸激矢交集於我思飛不得欲詩遭巧丸兒

飛丸激矢 趙壹窮鳥賦繳彈張右羿弓發左飛丸激矢交集於我思飛不得欲

明初顧敬衣貂裘馳百金馬彈射市中命置彈婢額上彈去而婢不知嘗與五陵年少挾彈出郊連騎遨遊觀者如堵 又曰薛五素素吳人善彈走馬以女俠自

彈五

增詩魏明帝詩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根元雲潤其柯上有雙栖鳥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秉丸彈其窠 原晉桓元南林彈詩曰散帶躡良駟揮彈出長林歸翮赴舊栖喬木轉翔禽落羽尋絶響屢中轉應心 增唐李嶠咏彈詩曰俠客持蘇合佳遊滿帝鄉避丸深可誚求炙遂難忘金迸疑星落珠成似有光誰知少孺子將此見吳王 孟浩然詩曰珠彈繁華子

金羈遊俠人酒酣白日暮走馬入紅塵　宣和御製宮詞曰刺花彈篋紫檀弓何處星丸入苑中驚起流鶯花裡去紛紛如雨落殘紅　元楊維禎四馬挾彈圖詩曰八駿瑤池一半歸錦袍欲脫玉腰圍君王手挾流星彈莫打慈烏繞樹飛　明陳繼儒題挾彈圖詩曰白馬雕鞍豔綺羅東城南陌遍經過金丸且莫輕拋擲緑樹春深乳雀多

【晉】歌古樂府歌曰烏生八九子秦氏桂林間秦氏家有遊蕩子並用睢陽彊彈丸　明陸弼觀素素挾彈歌曰酒酣請爲挾彈戲結束單衫聊一試微纏紅袖袒半韝

側度雲鬟引雙臂侍兒拈丸著髮端迴身中之丸並墜言遲更疾却應手欲發未停偏有致

【晉】賦晉夏侯孝若繳彈賦曰張弱弓兮理繁繳望大羣以送丸審追放而必獲

【唐】銘後漢李尤彈銘曰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丸爲矢合竹爲樸漆飾以露不用筋角丸彈之利以弋鳧鴈晉靈驕悖羣臣是彈樂其如躍趨如避丸

御一

【晉】說文曰御使馬也　星經曰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爲御馬官　世本曰乘雅作駕寒哀作御　毛詩曰徒

御不驚大庖不盈　又曰王命傳御遷其私人　禮記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汲冢周書曰三輪四輿歸御　孔子家語曰御狂馬不釋策　大戴禮記曰馬動而鸞鳴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　楚辭九辨曰棄騏驥之溜溜兮駑安用　夫強策　呂氏春秋曰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　淮南子曰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　又曰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　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　焦氏易林曰朽輿疲駟

不任御轡　又曰放銜垂轡奔馬不制　劉向說苑曰能射御者佩韘　王充論衡曰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　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備千乘萬騎天祿閣外史曰得御者調其駁失御者逸其驥　李善文選注曰騏驥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

御二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抱朴子曰禹乘二龍郭支爲御　史記曰周穆王乘驊

騧騄騵使造父爲御日行千里往見西王母　穆天子傳曰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　淮南子曰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驁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爲巧　國語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爲戎御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秃晉御克盼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聘於齊齊使秃者御秃者盼者盼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容不悅而去齊人曰齊之

患自此始矣　汲冢周書曰晉平公使師曠於周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乎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以是御之　韓子曰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子期曰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乎車人心調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先後心在於臣又何以調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賈誼新書曰楚懷王鑄金象諸侯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呂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而

伐之　事文類聚曰魯班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　說苑曰桓司馬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驂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號爲九逸有來宣能御代王稱爲王良俱還代邸　漢書曰李膺字所交接荀爽謁膺因爲之御喜曰今日始得御李君矣

御三

淳五御　六轡周禮六藝四曰五御謂鳴和鸞逐水曲注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外轡繫於軾故惟六轡在手也　鞏控　馳驅詩叔良御忌抑

聲控忌注駟馬曰聲控又詩載馳載驅于吾向執御乎　效駕　授綏禮記君車將駕則僕執策展軹效駕僕也授綏　馳驅　馳驅誠莫之能騁非其人遂足跳而不恭命州綽左驂迫還於門中　執技　執御禮執技以事上射御也

淳和心　應手中論藝記曰御以和心太平御覽剛怒之於御應之於轡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循軌　護輪太平御覽剛怒之於御應之於轡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循軌　護輪　繫口銜轡勒箠策畢　馬奔　驟古文苑乘車必護輪驂馬驚奔雖有執轡之御猶不能制之　蹶躓　蹶躓循軌至則蹶躓循軌　拘絆　拘絆繫之馬若足拘絆古文苑乘車必護輪驂馬驚奔雖有執轡之御猶不能制之　出轄　出轄王逸楚辭注言駟馬必擢車軏而抴其轄韓非子曰王子於期爲宋君駕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抴而發之轊逸出於實中馬退而却

策不能進前也馬騑而走轡不能正也**齊策** **絕轂**大戴禮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

馬力和馬心國語鐵之戰郵無正御曰吾兩鞁將絕吾能止之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駕而乘材兩鞁皆絕

良工 **中手**孟子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韓非子曰夫良馬固車五

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何必古之王良乎**威馬** **調車**王充論衡

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

王良之法也淮南子曰大御者馬體調乎車御心和乎馬**從勢** **量力**劉子法術立法

者譬如善御察馬之力揣途之數齊其銜轡以從其勢管子曰造父善御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

力故能取道遠而馬不罷〔原〕**教秋駕** **驂帝乘**莊子尹儒夢秋駕明日往朝師望而

謂之曰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儒再拜曰臣今夕固夢受之注秋駕法駕霍光爲帝常驂乘上若背負芒刺

無轍迹 **合馬志**老子善行無轍迹文子治人之道如造父之御內得其心外合馬

志也**御六馬** **驅五步**書朽索之馭六馬詳前〔增〕**御廣車** **御**

左輪左傳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又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予手及肘予折以御

左輪朱殷豈敢言病**騁逸迹** **致遠道**抱朴子曰騄駬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尸

子曰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遲奔毀車矣**驅千里** **接八**

荒史記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駬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

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穆王以趙城封造父郭子注莊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若任

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非子御** **鉗且御**

文選盧諶詩恨以駑蹇姿徒煩非子御淮南子曰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鳴和**

鑾 **扈清蹕**後漢書崔駰列傳駰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捐勒鞿鞠以救之

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唐書齊映授御史中丞從幸梁道險澀常爲帝御會馬驚突帝恐傷映詒捨轡固不

去曰馬奔踶不過傷吾捨之或犯清蹕雖死不償帝嘉歎

控奔驥驚飛蓬 太平御覽

若能控奔驥以接鶩乘則力迫者萬翬又飛蓬則馬為之奔乳虎為之走

陟騏驥之於泥阪可謂困矣及伯樂相之孫郵御之體不勝而致千里

原 車馬之容 銜轡之制 周禮六儀

六曰車馬之容注容謂翼翼然法言曰夫騏驥古之良馬然而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笞之威加之以御然後能一日而致千里

馬不釋需 塵不出軌 考工記行數千里馬不釋需注釋需謂傷倦也

塵不出軌 率 餘轍餘地 人謀馬謀 列子造父師泰豆豆曰內得於心外合馬志與輪之間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夫險視之一也周禮輈人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注云相應也終歲利也

左右不楗 人馬相得 楗楗音蹇謂倦也 玉海

萬里一息人馬相得 玉 安其

教訓 範我馳驅 傳古之大事必乘其產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 孟子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 史記云御者不盡馬

不盡馬情 不窮馬力 家語顏回曰造父無逸馬東方畢之情不已馬窮必逸也 并轡援之 御馬力盡矣而猶求馬不已馬窮必逸也 傳張侯乃左并轡而鼓 又田獵射御慣則能獲

捋 登車思獲 右援捋而敗 禽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 子曰太內之御經霜雪而前衽裳也謂輈之利御者

霜雪無蹟 衣衽不敝 淮南

父遂死 卜國為右馬驚敗績 檀弓魯莊公與宋人戰縣賁父御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

造父善御 賚其馳 傳

御 進退有度 徐疾不愆 以合人心

性 六轡如濡 執轡如組 規行矩步 既閑且馳

羲和御日　列子御風而行泠泠然善旬五日而後返　山海經每日出羲和爲御推升太虛　莊子韓非子曰

良馬固車　急轡數策　夫良馬固車善御之而日取千里則巧也　韓非子曰齊景公遊少海傳舍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使騶子韓樞御之則爲人笑拙相去遠矣淮南子曰

煩且之良　韓樞之巧　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　韓非子曰齊景公遊少海傳舍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爲不進盡可數百步以爲不進盡巧而騶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

動　星耀雷奔　淮南子曰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轙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

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元運雷奔而鬼騰

致師求御　執經相馬　左傳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以告父吏令其子執而不能其伯樂曰何如景公令來之出見大駘騾經年無似者歸朝野僉載伯樂令其子執蟆謂其父曰得一馬畧與相似也對曰其馬隆顙跌目但蹄不如累麴耳伯樂笑曰此

馬跳躑不堪御也　驅車百步　總轡萬尋　南史劉德願善御中分運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斗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

藝文類聚總轡萬尋懸車之懼非淺

疾舒之中　盈縮之勢　鄭氏箋詩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　晉書張華傳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

翟文飾乘　朱衣執轡　韓非子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鉤飾右前錯鍛在後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鍛貫之馬因旁避而逸造父過而爲之泣

南史宋孝武閱劉德願善御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簪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廣索扞馬　朽轡御駟　廣文選何異孔子貢問治民於孔子曰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執朽轡以御逸駟

御馬宮內　效駕圃中　韓非子曰造父爲齊王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池而走造父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請效駕齊王曰效久矣今馬見池驟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也

唐書李輔國傳高力士呼曰造父善御馬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

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鞮
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　織阿執轡　蒲梢僨轅
王逸楚辭注織阿不執轡而御則馬不爲盡其力　抱
朴子外篇蒲梢汗血迅趨之驥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
於埏埴　塗焉　靡旌摩壘　擁蓋策駟
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旋摩壘而還　晏嬰傳晏子出其
御擁蓋策駟意氣揚揚　齊相名顯諸侯今子長八尺
爲人僕御自以爲足妾未去　馬自旁逸　驂從後呼
上詳前劉子通寒篇　氣和法備體
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厄之意
正心閑　原乘君子之器　迴長者之車　增驂欲馳
服欲步　騁若飛驚若絶　原王尊叱之於劒閣　造
父及之於崑崙　增樂進安勞詎假轡銜之力　歷險
致遠寧藉捶策之威　駿比浮雲追疾風於修路　車

如流水躡奔電於康衢　原掉鞅而還樂伯有致師之
勇　數馬而對石慶懷審愼之心

御四

翔行　穆天子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驅千里注一舉
韓非子曰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使王良操左
革而馳叱之造父操右轡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
故也　推車寄載　又曰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
車造父方薄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矣使造父不能
笑未之用也而馬奮驚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之推
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其子之授乃始撿轡時行
曰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衝而御之也　中繩中規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
以爲造父不過也　御馬有法　韓詩外傳
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
安而集　乘車入雲　淮南子原道訓昔者

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驚恍忽名揚伯樂星掌天馬故善御焉駔工庸師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馴工庸師服馭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驁

宋俞文豹吹劍錄曰伯樂姓孫名陽星掌天馬王充論衡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以能使不良為良也

判　唐梁庶爲御馬驚判曰戎御近官事資良藝或逐禽而過表且并轡而授綏克敵是因搴旗攸屬某氏參名訓僕奉職佳兵懸父之馬或奔晉侯之車將敗師徒小却鉦鼓微旋既獲讁於言司載輿慙於無勇鳴轂小故猶有伏劒之臣敗軍大尤須聞免胄之客是用捐軀不悋視死如歸東野傾轅雖則其罪國書殞首終用可嘉足比乘丘之能宜錫滑臺之誅庶執死節以寵鬼雄

書一

增　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編永不滅也　說文曰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謂書　周禮曰保氏以六書教國子　通志六書畧曰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慎子曰書契所以識公信也　楊子曰書心畫也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　孽虞決疑要注曰尚書臺徵名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皆不可卒學以防詐僞　論衡曰書官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　陶隱居真誥

曰陰陽分則有三元八會之文又有八龍雲篆光明之章其後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以爲順形梵書破分二道壞眞從易乃爲六十四種之書遂播之三十六天上下也　唐虞世南書旨述曰書者如也述事叅詳者也　筆髓論曰心爲君妙用無窮故也手爲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也力爲任使纖毫不撓尺丈有餘故也管爲將帥處運用之道執生殺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毫爲士卒隨管任使跡不凝滯故也字爲城池大不虛小不孤故也　又曰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絶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叅於妙　又曰

右軍云書虛紙强筆强紙弱筆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疾不徐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所不能言也　唐張懷瓘文字論曰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可謂易簡之道　書斷曰大道衰而有書利害萌而有叅書叅者決斷萬事者也　唐朝敘書録曰太宗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矣　法書要録曰書者如也舒也著也記也著明萬事記往知來名言諸無宰制羣有何幽不貫何往不經實可謂事簡而應博豈人力哉　又曰深識書者惟觀神彩不見字形　孫過庭書譜曰觀夫

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姿鸞舞蛇驚之態絶岸頽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如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　郭忠恕書法苑曰自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　周越法書苑曰鶴頭蚊脚二書皆漢詔版所用各象形也　東坡志林曰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人能立能行而不能走也　宋董逌廣川書跋曰見鐻於山不喪其天見蜩於林不分其神誠能知此可以語書

又曰古人用筆時一法不立故衆技隨至於見空時得無字相此其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也　又曰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書法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抵背合如并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古人於此蓋盡之也　又曰觀書似相家觀人得其心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曰昔人揮書欲如水月鏡像故應郭填乃造微耳　翰墨志曰字有眞行草隸篆各成一家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閡塞非力學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未易語此也　米元章海嶽名言曰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

好縈之便不工也　宋稗類鈔曰歐陽文忠公云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

元鄭杓衍極曰古文如春籥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閏也　又曰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法地圓有方之理方有圓之象　潛確類書曰章草古隸之變也行草今隸之變也芝旭草又行草之變也　又曰郝陵川論書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　又曰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

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王弇州四部稿曰書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絶矣　山堂肆考曰凡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各有義理不可忽也　又曰黃山谷與党伯舟書云大槩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天中記曰安息國書革旁行爲書記服虔曰橫行爲書記也

書二

唐古三墳曰伏羲始畫八卦命臣飛龍氏造六書　隋巢子曰史皇産而能書　春秋元命苞曰倉頡製字天

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　孫卿子曰作書者衆而倉頡獨傳用心一也　法書要録曰周史籀師模倉頡古文損益而廣謂之爲篆亦曰史書又作籀文折直勁迅有如鏤鐵而端姿旁逸兼婉潤焉　王子年拾遺記曰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

家語曰宓子賤仕魯爲單父令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吏患焉辭歸魯君以問孔子對曰不齊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佐

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寤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　法書要録曰上谷王次仲變倉頡書爲今隸秦時官務繁多得次仲文簡易赴急疾之用三徙不至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翻然長引落二翮於西山　又曰秦下邽人程邈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爲隸書三千字奏之　又曰滕公塚内得石銘人無識者惟叔孫通云此古文科斗書也　山堂肆考曰蕭籀　漢書曰田蚡學盤孟諸書孔禿筆題額時謂之蕭籀

甲三十六篇雜家詩　西京雜記曰傅介子年十四好

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絶域何能坐事散儒 原漢書曰元帝多才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也 又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畧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弆以爲榮 後漢書曰顯宗問班固卿弟安在固對與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 又曰張奐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 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少時晝地學書日進焉 神仙傳曰東郭延服靈飛散能夜書 原三輔決録曰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誇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增書法要録曰漢靈帝熹平間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上時方修飾鴻都門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悦焉歸而爲飛白之書 羊欣筆法曰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因誦讀三年妙達其旨 書斷曰後漢劉德升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物亦甚研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 蔡琰別傳曰師宜官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板而飲之酒

侯其醉而竊其札卒以工書至遷部尚書　天中記曰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　法書
要録曰魏鍾繇才思通敏眞書絶世剛柔備焉點畫之
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
而已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曰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
少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
也　魏志曰胡昭善尺牘動見模楷衛覬好古文鳥篆
隸草無所不善也　吳書曰張紘好文學善楷篆孔融
常遺其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
如復見其人也　法書要録曰吳處士張弘篤學不仕

恒著烏巾時號張烏巾并善篆隸其飛白妙絶當時飄
若游雲激如驚電飛仙舞鶴之態殆有類焉　宣和書
譜曰吳皇象工八分篆草論者以比龍蠖蠆敖蟠屈騰
踔有縱横自然之妙或謂如歌聲遶梁琴人捨徽則又
見其遺音餘韻得之筆墨外也　三輔決録曰韋誕字
仲將諸書並善洛陽鄴許三都宮觀始成詔仲將題署
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
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　原王隱晉
書曰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精草法武帝愛之時尚書令
衛瓘字伯玉世號瓘得伯英之筋靖得伯英之肉一臺

二妙天下爲希

書法

隸書尤善鍾公云碎玉壺之冰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　又曰晉張華高才達識善章草書體勢尤古度德比義稽叔夜之倫也　羊欣筆陣圖曰王羲之年三十七書黃庭經空中有語曰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也　又曰王羲之書祭北郊祝版工人削之入木三分　晉書曰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　天中記曰王獻之於會稽山見一人黑身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何姓字復何遊筆計安施答曰吾象外爲家不變爲姓五常爲字其筆跡豈殊吾體耶獻之被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載竟昧其微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　法書要録曰王子敬善草隸幼學於父後別創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至於行草興合如孤峰四絶迥出天外其峭峻不可量也　山堂肆考曰王獻之字畫秀嫵妙絶時倫與父俱得名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他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笑而不答曰人那得知也

書斷曰薄紹之善書風格秀異若干將出匣光芒射人
法書要録曰顧長康善書小名虎頭時人號爲三絶
癡書畫也　鄴中記曰石虎有馬妓著朱衣進賢冠立
於馬上馬走作書字皆端正謂之飛騎書　宋書曰謝
超宗謂王慈曰卿書可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及父猶雞
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荅　齊書曰太祖善書及登
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畢謂虔曰誰爲第一僧虔
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謂
善自爲謀矣　書斷曰齊王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名
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之世常用拙筆以此見容　南史
曰齊江夏王蕭鋒年四歲倚井欄爲書滿則洗之已復
更書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
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　又曰齊衡陽王子鈞嘗手
自細書五經賀介曰殿下家自有墳素何用蠅頭細書
宣和書譜曰蕭子雲以書得名時百濟國使人至建
業求書適子雲出麈東陽維舟將發使者望舟次膝丐
而前曰侍中尺牘之美流傳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蹟
子雲爲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　顏氏家訓曰蕭子
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
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　南史曰王彬志弟也仕梁武

帝爲祕書監篆隸與志齋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眞六草
爲天下寶　梁武帝荅陶隱居書曰吾少來乃至不能
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　王子年
拾遺記曰琅邪王溥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
形貌又多文辭來就其書者丈夫贈以衣冠婦人遺以
珠玉洛陽稱爲善筆而得富焉　陳書曰蕭引善隸書
爲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
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　海録碎
事曰北齊朝會後諸郡守勞訖遣陳事宜字有謬誤及
書跡濫劣必令飲墨水一升　法書要録曰智永嘗居

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於大竹籠籠受一石餘
而五籠皆滿　又曰唐虞世南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
方之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在焉秀嶺危峰處處間起行
草之際尤所偏工是則東南之美會稽之竹箭也　書
斷曰唐褚遂良善書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眞
書得其婀趣若瑤臺瓊宇映春林美人嬋娟不任羅
綺鉛華婥約則歐虞謝之　書藪曰歐陽率更未嘗擇
筆而皆得佳趣論者謂其飛白冠絕有龍蛇戰鬬之象
雲霧輕飄之勢具行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至使智永奪
氣蓋絕藝也　集事淵海曰唐張旭嗜酒每大醉呼叫

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　又曰僧懷素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　宣和書譜曰顏眞卿字清臣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雨鈎如屈金戈如發弩自篆籀分隸而下同爲一律號爲大雅豈不宜哉

集事淵海曰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鄔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劒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爲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　海錄碎事曰李陽冰善小篆自謂倉頡後身時謂之筆虎

楊升庵集曰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渴筆枯無墨也在書家爲難　法書苑曰李邕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冰謂爲書中得仙手　陳繼儒書畫史曰葉法善欲求李北海書碑北海爲括蒼太守不可强乃攝其魂書之

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舊唐書曰柳公權大中初宣宗召至御前書眞草行三紙軍容使西門李元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賜錦綵餅盤等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帝尤奇惜之　唐張泌妝樓記曰劉秦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

安帖足奪眞跡秦亦當時翰林書人也　宣和書譜曰
仙女吳彩鸞謂進士文簫曰與汝自有冥契今當往久
世矣簫拙於爲生彩鸞爲以小楷書唐韻一部市五千
錢爲糊口計一日問能了十數萬字非人力可爲也
又曰五代王仁裕一夕夢剖其腹腸胃引西江水浣之
觀水中沙石皆有篆文自是正書清勁自成一家　天
中記曰南唐後主李煜書作顫筆擪曲之狀遒勁如蒼
松霜竹謂之金錯刀　宣和書譜曰神仙鍾離先生名
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嘗草其爲詩字畫飄然有
凌雲之氣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曰楊凝式筆迹遒放

宗師歐顏加以縱逸遇山水勝槩輒流連賞詠顧視引
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護之　宋史曰張鑄善筆
札老能燈下細書如蠅頭由晉以來天地宗廟及上徽
號封拜王公冊文皆詔鑄書之　天中記曰宋唐希雅
學李後主金錯刀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
神有餘　又曰石延年字曼卿志氣豪邁嗜飲以自放
奇篇寶墨多得於醉中眞一代文翰之雄也　楊升庵
集曰東坡尺牘狎書姿態橫生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
之雨森疎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
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宋稗類鈔曰東坡嘗自云

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氣拂拂從十指中出也　又曰黃山谷云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疎疎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頗爲世人所重　又曰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極喜之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倣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大笑畧爲潤色不復易之　又曰黃山谷在宜州嘗書范滂傳字徑數尺筆勢飄動後百年趙忠定得之寶置巾篋縉紳題跋如牛腰焉　又曰王榮老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自顧無所有唯一玉麈尾即以獻之風如故

又以端研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州包鼎虎障子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猶有黃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試持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南風徐來張帆一飽而濟

又曰徽皇聞米芾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研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各米書之上映簾觀賞米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龍蛇飛動　又曰上與蔡京論書良嶽名米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案間研使就用之書成捧硯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　世說新語補曰米元章在眞州謁蔡攸於

舟中攸出右軍王羲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即與之　宋史曰蔡襄字君謨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昊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　宣和書譜曰蔡太師京深得羲之筆意自名一家大字莊重遒勁巍巍若巨鼇之載崑崙翩翩如大鵬之鼓溟海斯一時之壯觀也　宋稗類鈔曰宋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酷嗜法書嘗購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楔序過雲之弁山風作舟覆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楔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　潛確類書曰趙子固目姜堯章為書家申韓　宣和書譜曰山人蒲云作正書甚古嘗以雙鉤字寫河上公注道德經筆墨清細若游絲縈漢孤煙裊風　金史曰吳激米芾之壻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　又曰翰林學士王競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宮殿牓題皆競所書士林推為第一中州集曰金趙秉文富才藻工書翰字畫有晉魏風調而草書尤警絶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　金史曰趙渢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超放又似楊凝式當處蘇黃伯仰間　中州集曰金党懷英篆籀入神李陽冰

以後一人而已　又曰金王中立好作擘窠大字往往
瞋目爲之筆意縱放勢若飛動一日來都下館於閑閑
趙公家就公索墨水一盤明旦不告而去啟閒留龜鶴
二字廣長一丈而水墨具在不知以何物書之也　金
史曰王庭筠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以名家
名爲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祕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
畫　又曰脉九疇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
元史曰泰不華善隸篆溫潤遒勁　又曰學士夔夔善
眞草行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
啻金玉　又曰趙文敏孟頫篆籀分隸眞行草書無不

冠絕古今天竺有僧數萬里求其書歸國中寶之　潛
確類書曰胡汲仲謂子昂書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
舉無此書　元史曰揭傒斯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
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　又曰周伯琦以
篆隸眞草擅名當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至正間
命篆宣文閣寶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
文剡石閣中　元伊世珍瑯嬛記曰有黃華者雙手能
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　從信録曰元
余闕爲文淳古有氣亦工篆籀　明朱國禎開國臣傳
曰長洲宋克工章草日寫千紙用筆精妙祝允明謂其

書如初筵見三代鹵簿蓋有天授非人工也　列朝詩集本傳曰明金琮善書初法趙子昂晚年學張伯雨文待詔極喜之得片紙皆裝潢成卷題曰積玉　又曰徐武功伯有貞草書奇逸自負入神登山臨水釃酒悲歌筆墨淋漓流傳紙貴　又曰金陵徐霖九歲能大書操筆成體嘗得篆法於異人李長沙見之曰此周伯溫之流吾不及也　又曰李少師東陽罷相家居購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展紙砥墨公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遂欣然命筆移時而罷　又曰張民表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即頹然揮灑放筆謂有神助　又曰崑崙山人張詩草書狂放有筆力李中麓嘗戲之曰君書揭之壁間不獨驚人亦可以驅鬼也　又曰史癡翁忠有愛妾何氏名玉仙能篆書小畫　從信録曰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嶼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如白沙先生體　王弇州藝苑巵言曰楊慎謫戍雲南益自放嘗作雙丫髻插花遊行城市諸伎衣精白綾襦衣酒間乞書醉墨淋漓嘗語人曰老顛欲裂風景聊以耗壯心耳　列朝詩集小傳曰董文敏其昌天姿高秀臨池染翰揮灑移日皆以爲米元章趙子昂一流人也　又曰長洲祝允明

五歲作徑尺字長學書自急就以隸寫趙上下數千年
罔不得其結構海內索書者贄幣踵門輒辭弗見伺其
狎遊使女伎掩之皆稠載以去　明陳繼儒香案牘曰
李含光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復書　列
朝詩集本傳曰文待詔生平雅慕趙文敏故其詩文書
畫約畧似之

書二

六書　八體　周禮六藝五曰六書　漢書藝文志曰六書詳文字

崩雲　垂露　蟲書　倉頡觀鳥跡而成字

重似崩雲　古今篆隸曰垂露書漢中郎蔡邕喜所作也以書章奏爲點綴輕露於垂係也　鳥跡科斗古文也　鍾張　羲獻　鍾繇張芝皆善書　王羲之及子獻之並善書故號二王書皆曲盡其妙　龍鵲而去　世說荀勗人所鍾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劒不還　曲藝小學　書也　漢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篋中揚雄取其可用者作訓纂篇　草賢　南史曰王

墨妙　筆精　墨池　彩筆　書聖

志僧虔之文子也仕梁武帝劉孺嗣常侍善藁隸當時以爲楷法齊遊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嘗謂志寫書駑法書要錄曰崔瑗善草草王隱謂之草賢善章草書嘗自謂書勢後魏江式論書表曰魏初博士倉廣雅古今字詁宋沈括補筆談曰章樞密子厚

換鵝　取劒　王羲之寫山陰道士寫道德經寫畢

墨禪　字詁　驚座

登牀　法書要錄曰杜陵陳遵後漢人書隸篆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座　又曰唐太宗宴羣臣於

元武門　操筆　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競取散

騎常侍　劉洎　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太宗笑曰昔聞婕

好辭輦今見　常侍登牀

巧藝部　樓毫　輟翰　溫庭筠啟勉則　天骨

樓毫輟翰斯輟翰

人工　庾肩吾書品論曰亞聖子敬泥帝書苑曰蔡文姬言割程隸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吾衍孫過庭書譜曰書有五合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二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神怡務閒一合也感物循理二合也

程謂對書三曰行卿謂行書相間者也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敘曰銘石正書最妙者也二曰章體而因事變者也三曰行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書

合辟事類曰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迹尚不睥睨義之況元常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贊有異衆說有如鶴頭鸞拔山堂肆考曰王義之逝天長中記

飛筆塚　篆室　唐舒元輿篆志曰趙郡李氏子陽冰獨能窮入篆室賜一千年與李斯相見其格峻其力猛天以字寶瑞吾唐矣

八訣　三昧　山堂肆考曰歐陽詢八訣

如長空之新月一若千里之陣謂、如高峯之墜石乙如萬歲之枯藤乀如崩雲丨如萬歲之枯藤乀如崩雲丨如勁弩發ノ如利劒斷之角乀如一波常三過筆

宣和書譜曰釋懷素精意翰墨自謂得草書三昧

象形　垂脚　山堂肆考曰小篆俗皆長太長則無法但以剪刀篆韋誕所作象其形也

又曰小篆方楷一字半為度一字為正體半字為垂脚脚不過三當以正脚為主餘畧收短止如簷脚發壙

鑿垣　合辟事類曰舊傳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聚二王墨迹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後歐陽太宗入昭陵得之因復傳人石本在其後韓愈昭陵拓本梁時耀州節度使郭崇又曰唐王涯居永寧里人間及被誅為人破垣剔取金玉而遷其書畫以金玉為匣軸鑿垣貯之重複固祕

金剪錦　萬花谷曰李斯變倉頡籀文為玉筋篆成一家法　續神仙傳曰司馬承禎工篆別為一體名金剪刀法　合辟事類曰書有十體其優劣之為神妙能三品居神品者二十

有五妙品九十有八能品一百有七古今善書盡在是矣梁庾元威論書曰宋中庶宗炳出九體書所謂繆書簡奏書牋表書弔書記書行狎書槩書藁書草書全草書此九法極眞草書之次第焉

題宮

張懷瓘書斷曰許靜民善題宮額其草稍之亞也孔帖曰梁武造寺命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李約見之竭產買歸東洛建小室以瑟之要錄曰索靖字幼安散騎常侍張芝姊之孫也傳芝草勢曰銀鉤蠆尾其字勢甚奇其書名其本傳曰明嘉善周鼎年近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不折紙為範毫髮不爽與目不釋亞棲善草書自云凡書通考曰釋亞棲善草書自云凡書通變子雲體變歐變右軍體變歐陽詢變顏眞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中書之一變名若執法不變號曰書奴云顏魯公書端勁有骨脚田舍僕耳

蠅頭法書

陳隟致

山堂肆考曰陳隟即變王變子雲體智永禪師褚遂良顏法後皆自變其體俱得傳名合辟事類曰李後主云法而無佳處正如乂手簡宣和書譜曰張旭初為尉時有老人陳隟求判信宿又來顛怒而責之老人曰愛公妙墨欲家藏無他也

老人因復出其父書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山堂肆考曰張旭為鄰數致簡得其報章遂鬻於市因以致富

金牓

銀鉤

筆陣圖曰三端之妙莫先於用法而無佳處正如乂手並脚田舍僕耳

小聖

亞聖

古今書法苑曰獻之書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小眞書類伯英時人謂之小聖

懸帳

綴衣

亞聖

不藏於父故謂之小聖法書苑曰梁鵠少好書受法於名曹操其書當懸紙帳中又侍中王廣工飛白得索靖書以釘壁之十二月十六日一紙每寶愛其書章草書類伯英時人謂之懸帳綴衣師宜官以善八分知名國史異纂曰晉索靖書七月二十又以渡江

隱鋒

破

常山堂肆考曰張旭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行法自娛晚年嘗載石以書自隨所在留其巧藝部

戴石

削玉

廣川書跋曰顏太師書以遇事以書宣和書譜曰鍾善眞書張稱草聖右軍行體而藏之以行鬱而藏之故今獨以書名

曰五代張徐州行書亦自不凡筆力清勁勢如削玉

得心稱貌

仇池筆談曰書之神運雖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凡字須均平若筆畫多寡相遠不可使停寡在左則取下齊知字是也東坡過人其書勁險雄正稱其貌耳是知凡書象其為人

為四體正六經

衛恒字巨山善草隸為四體書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誤乃奏求正定六經文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始成觀視模寫者車日千餘輛使文字帝許之邕自書丹於碑使農張芝字伯英善草書書專精其農學書池水盡黑

臨池水書窗塵

蕭鋒貧無紙書窗塵積而書之

書竹扇

書練裙姥賣六角竹扇因取書之甚知愛羊欣當夏月入縣羊著新練裙書寢王書數幅而去

傳百世成一家

山堂肆考帖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谷世咲嗤之珠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寶傳百世

宣和書譜曰唐李陽冰留心小篆見李斯嶧山碑與仲尼延陵季子字遂得其法乃能變化開合自名一家

麒麟書

山堂肆考麒麟書又曰孔子弟子感麒麟作麒麟書始於齊武帝覩落花草書始於齊武帝覩落英茂木為之

五朵雲

五彩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楷法陸惟署名自謂所書陸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鄒公五雲體

百鈞弩

王右軍題筆一戈如百鈞之弩發陳圖後曰鍾縣弟子宋翼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孔帖曰韋陟當以五彩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楷法陸惟署名自謂所書陸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鄒公五雲體王右軍題筆一戈如百鈞之弩發

給絹素賜綵箋

宣和書譜曰唐裴行儉工草隸以書名家高宗嘗以絹素詔寫文選書奏極嘉賞賜綵箋上八分韓擇木嘗於綵箋上八分書賜張說

元和腳元

合璧事類合璧事類曰柳公權在元和間書最有名故劉禹錫祐腳天中記曰柳公權在元和腳且盡善草欵手徒也詩有云柳家新樣元和腳

元和腳祐

後山集曰徐清字靜之蓬萊仙子後山集曰徐清字靜之蓬萊女官也書效魯直妍妙可喜陳無已詩云蓬萊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學黃家元祐腳知人厄匪天窮

信本務光

始衛瓘山堂肆考曰薤篆曹喜本務光之法垂枝濃直以小篆書之薤篆之書又曰柳葉篆始於晉衛瓘

表　觀星象山堂肆考曰垂露篆點綴輕盈象露之垂曹喜以書章表又曰瓔珞篆始於劉德升觀星象爲之

金人銘　和氏璽津逮祕書曰韋誕云崔氏人銘可謂精熟至極琢而爲璽令斯書其文今泰山嶧山秦望等碑並其遺跡亦可謂傳國之偉寶百代之法式

吞丹篆　灑仙毫孔帖曰韓退之嘗說少時夢人與吞丹篆後胸中如物噎能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又曰劉禹錫謝手詔表云特紆睿思親灑仙毫

紫金鈿　烏絲欄唐林中見古鐘二枚高二尺圖尺餘上有古文百許字記夏禹功績字皆紫磨金鈿光彩湛常以烏絲欄求豫章黃魯直射人廣川書跋曰翟公傳曰明初張樞工行楷陶南邨贈詩云寫書竹簡鴻都磵

寫硬黃　拈鮮碧　列朝詩集小傳曰樞工書規模歐陽率更而加以遒勁自謂得筆法於鍾繇拈鮮碧臨帖箋藤寫硬黃可想見其風致也

石室書　衛夫人筆陣圖曰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與歎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

九鼎　撰三倉　孔帖曰鍾紹京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署諸宮殿及銘九鼎皆其筆也

法書要錄曰漢和帝時賈鮪撰滂熹篇以倉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滂熹爲下篇所謂三倉也皆用隸字寫之

有佳趣　無凡筆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曰白樂天書不名世然投筆皆非繩矩時有佳趣劉朝詩集小傳曰崑山俞允文工於臨池正書規範歐陽行書出入襄陽應酬揮灑頃刻數十函無凡筆

換羊書　走馬書　宋趙德麟侯鯖錄曰魯直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

軍將姓夏者能走馬書一紙

撮襟書　染指書　宣和書譜曰江南後主李煜善書畫盡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宋馬永卿懶眞子曰溫公私第有棣華齋亟咸榭賜書閣諸處牓額皆公染指書字大尺許

除寒具　削葉板　梁虞龢論書表云桓元愛重書法每讌集輒出法書示賓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書大點汙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讌除寒具

又

曰謝奉起廟用棐材右軍取棐書之滿牀奉收得一大簏子敬後往謝爲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棐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並珍録

十牒屏

侯書十牒屏風作百體間以采墨當時衆所驚異自爾絶筆惟留草本而已

四匹素

梁庾元威論書余經爲正階法書要録曰王珉洽之少子常慕便竟首尾如一

玉匣藏

書四匹素自朝操筆至暮敬戲云弟書如騎螺髮駿欲度髀騙前矣

錦袋貯

尚書故實曰太宗有大王書二千六百紙皆軸獨蘭亭用玉匣貯之後并藏右軍所書樂毅論太平公主愛籍沒老嫗投之火中香聞數日於昭陵潛確類書曰右軍所書樂毅論太平公主愛以錦袋貯置箱中及籍沒老嫗投之火中香聞數日

足記姓名

漢書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去而已

安事筆硯

乃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

班超投筆歎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筆硯乎

巧同懸露

合辟事類曰蔡洪赴洛人問吳中舊業曰紙爲良田筆爲鉏耒

妙等崩雲

王右軍題筆陣圖後曰夫紙者鑒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帥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畧也鵬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印泥畫

梁武帝謂鍾繇書如雙鵠遊天飛鴻戲海

取妍取

山堂肆考曰凡作楷畧欲乾不可太燥燥取險潤取妍燥取潤相蕪必潤取妍以燥取險

王僧虔論書曰秦丞相李斯云自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爲古篆小異是曰秦篆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書謂之散草

山堂肆考曰凡書不詳今刪畧繁者取其合體參爲小篆是曰秦篆又曰蔡君謨以散筆作草

沙遊天戲海

筆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於江岸以錐畫字始信長史之言貴藏鋒也

墨數唐張

險近弱近佻

山堂肆考曰凡作楷畧欲乾不可太燥燥取險潤取妍燥取潤相蕪必潤取妍以燥取險

王僧虔論書曰秦丞相李斯云自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爲古篆小異是曰秦篆小篆是曰秦篆又曰蔡君謨以散筆作草

大篆小篆　飛草散草

潛確類書

鋒鋩圭角　形質性情

掌虛指實　心正氣和

山堂肆考曰凡書墨濃則筆滯滯則筆枯墨淡則筆虛則運用便易又曰凡書吳興外虞伯生差古雅鮮于必仁朗朗有父風揭曼碩父子美而近弱張伯雨健而近佻

山堂肆考曰用筆之法指實則用力均平掌虛則運用便易在心正氣和心不正筆則欹斜氣不和書必顛仆

遠人多不詳今刪畧繁者取其合體參爲小篆是曰秦篆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書謂之散草

山堂肆考曰凡書不欲太肥

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鋩露鋒鋩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圭角則體不精神又曰凡眞書以點畫爲性情使轉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書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橫牽掣謂之使鉤環盤紆謂之轉向背得宜謂之點畫玉潤金生

冰釋泉湧墨藪曰褚遂良書宇裏金生行間玉潤宣和書譜曰郗愔作章草尤工下筆若冰釋泉湧雲奔龍騰態度既多而筋骨有餘

永欣千文

海嶽四詠事詞類奇曰右軍孫智永居永欣寺於閣上臨得眞草千字文好者八百餘本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好者猶直數萬錢說郛曰胡氏雜記云宋元章海嶽庵四詠其字險勁飄逸尤爲奇絕

天然遒逸

自然雄逸又曰隋東都內慧日道場僧敬脫善正書大筆寫方丈字天然勁遒時號僧傑其筆管麁如臂可長三尺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意賦筆更不修飾

落玉懷珠飛毫拂素

海錄碎事曰梁升卿小篆如落玉懷珠唐詩紀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云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

端嚴尊重

綿密婷婷宣和書譜曰顏魯公晚年筆力逾云如忠臣烈士道德與前異歐陽修獲其斷碑而跋之其殘闕不忍棄也

綿密婷婷當時有鳧雁驚遊戲沙汀之比

又宋蕭思話初學書於羊欣下筆鍾繇與胡昭并師劉德升草書世傳胡肥鍾瘦筆談曰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二人書不知宋寒李俗

始浪得名耳

金題玉躞

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並金題玉躞織成帶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曰天后閱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標

牙軸羅標張懷瓘二王等書錄曰二王繭素書珊瑚

輕濃得中修短合度

法書要錄曰歐陽詢曰張烏巾飛白冠世其後逸少子敬又搆絕妙然飛而不白蕭子雲輕濃得中蟬翼掩素游霧崩雲可得而語梁庾元威論書曰所學正書宜以殷鈞庾度修短合度所學草書宜以張融范懷約爲主方正循軌王僧虔爲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章表牋書於斯足矣

雲間孤鶴　海上雙鷗　法書要錄曰王家令書比雲又曰房司空書如

海上雙鷗

內府徵徙他職又詔後拾遺曰隋大業中命虞世南顏師古踵領之大業十郡志孔帖曰太宗命祕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藏城邑題書字極細并用歐陽肅書　美人插花　仙人嘯樹

宣和書譜曰衛恒草字論者謂如插花美人非所長也　袁昂書評曰數月之低腰仙人嘯樹

蘭芳玉潔　錦質繡章

草書蘭芳玉潔奇而且古　梁虞龢論書表曰張景仁以學書爲業工草隸後間奇迹雲萃詔臣與前將軍巢尚之等科簡二王書評遂得遊目瓌翰展好寶法錦質繡章爛然畢覩

輕施翻揚　微雲舒卷

唐高平公蕭齋記曰隴西李君約於江南得蕭子雲辟書飛白蕭字以歸遂建精室陷列於垣靜對虛牖勢若飛驚雖煙霧交飛龍鸞縈動輕施翻揚微雲舒卷不能狀也

備精諸體　別構一法

書斷

云唐宋令文官至右衛郎將其妾偉麗身有三絶曰書畫尤於書備兼諸體體偏意在草焉法書要錄曰隋有吾云阮文幾居今觀古畫窺衆妙觀古畫窺衆妙　侍書博士　主之門雖師于祖鍾終成別構一法

書令史

北史儒林傳曰張景仁以學書爲業工草隸後在東宮武成令侍書後主愛之呼爲博士

陶隱居論書故曰昔惠無書可看乃顧作主書令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

吳興二牋　泗州三榜

天中記曰石曼卿正書入妙品尤善題辟嘗讖酬卷軸而書一揮而灑舟於泗州之龜山寺僧請題辟傍殿榜乃劇之爲吳興故三吳近地而三榜成梁虞龢論書表曰獻多遺跡新渝惠侯所蓄多有非眞然招聚既多時有如獻之吳興二牋足爲佳迹

香草潤珠　孤松危石

法書要錄曰梁庾肩吾論楊經劉穆之等書云雖未窮字與書出於韋誕險峻過之有若山草書要錄曰梁庾肩吾論楊經劉穆之等書云雖未窮法書尚文精被其藥薄非無香草視其涯涘皆有潤形中裂水勢懸流雪巔孤松冰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

落霞浮浦　游霧縈空

宣和書譜曰世謂張伯英書如漢武愛道馮虛欲仙

或以似春虹飲澗落霞浮浦其知言哉天
中記曰李約蕭字賛云崩雲委地游霧縈空　錢上寫

經枕中竊祕錦繡萬花谷曰應用善寫細字微如毛
國泰民安四字潛確類書曰義之十歲善書十二見
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
祕不盈期月書便大進衛夫人
見之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隆冬枯樹　百歲枯

藤潛確類書曰唐太宗云獻之雖有父風殊非心巧觀
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
隸具枯樹也雖遒枯而而無屈伸其餒隸也則羈羸而不
放縱又曰鍾繇弟子宋翼每作一率如百歲枯藤

宛轉妍媚　沉著痛快　梁虞龢論書表曰獻之始學
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迹流懌究轉妍媚乃欲過之
書法既自吳皇象善行草書世稱沉著痛快
跳虎臥　鳳翥鸞翔　宣和書譜曰梁武帝評逸少書謂
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
書鳳翥鸞翔人以為不可及　明朱國禎開國臣傳曰張翼作行草

駐馬觀碑　傲屋假素

孔帖曰歐陽詢行見索靖所書碑駐觀良久而去行數
百步復還下馬立觀疲倦即坐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啟
行欣然若有所得宋
晉宋人風味一日去故
荅曰吾欲假其　筆牀月旦　羅扇風流　明朱國禎開
繼素學書耳　國臣傳曰林
弼雅精臨池嘗與王太史禕談書法謂用筆須偏正兼
備乃臻妙境近世趙孟頫側峯太多恐不能逃筆牀月
旦耳　宋秤類鈔曰江
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
南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以
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
老見春羞到處逃銷感舊遊多
人頭讀之可想見其風
流也　當世獨步　本朝第一
淚水燕談曰近年筆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
謨以為能取譬　列朝詩集小傳曰明初宋遂太史公濂之仲
子名為中書舍人工書法眞行草篆俱入能品方希直
稱為威鳳祥雲捧日評者謂太　片縑尺素　大
史公之文舍人之書皆本傳曰王穉登字伯穀通明開美妙
碣豐碑　列朝詩集小傳曰王穉登字伯穀通明開美妙
於書兼工篆隸凡過吳門者必踵門求見乞其

片纔尺素然後去又曰周天球善大小篆隸草行從文待詔游豐碑大碣多出其手舞劒得神聽江得法宣和書譜曰張旭常言初見擔夫爭道劒吹而知筆意及觀公孫大娘舞劒然後得其神東坡志林曰古人書法皆有所自張長史言觀舞劒器而得神雷大簡言聽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鬬體段適嫺骨氣深穩孔帖曰而草書長跡非誣也體書體段適嫺舉止不凡能中更能妙中更妙虞世南集事淵海曰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促小放大離方遁圓說文云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使大自然寬猛得所錦繡萬花谷曰非草非真孔草張懷瓘書斷曰宋蕭思話學於羊欣得其非真離方遁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記曰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翼大不平在荆州與都下人書曰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鶩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貌挾石渴驥奔泉范篆籀行羊眞孔草張懷瓘書斷曰宋蕭思話學於羊欣得其

體法表昂云羊眞孔草蕭行荒篆各一時之妙也書要録曰孔琳之善草行師於小王稍露筋骨飛流懸勢則呂梁之水焉時稱曰羊眞孔草題會稽紙印貞觀字山堂肆考曰庾翼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後翼題云王會稽六紙合辭事類曰觀字爲印草迹命褚遂良楷書小字以影之變右軍體究智永法天中記曰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微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絶合辭事類曰虞世南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祕愛筆迹雄强字畫峭勁宣和書譜曰五代楊凝式喜作字尤草筆迹雄强與顏眞卿書相上下金史曰王子可字畫峭勁得煙霞味有科舉氣自録所爲詩文字皆楷書雖不可擬倫羲獻而蕭往絶人亦非世俗所能到也姜夔續書譜曰唐人以書判取士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禄字書是其證也春蚓秋蛇旱蛟鬼兔潛確類書曰楊子雲云行行若縈春蚓字若綰秋蛇唐李嗣眞書品

後曰歐陽草書難與競爽如旱蛟得水勢不可遏

隸考曰凡草書下筆之始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形勢體狀如龍如蛇意相鉤連莫令間斷宣和書譜曰唐徐偃包公八分小篆作字點畫不妄發落筆必左規右矩以倒薤篆書鶴鶴賦為書品所録

前緩後急　左規右矩　山堂

君謨態度　曼卿筋骨　山堂肆考曰宋蔡襄字君謨山谷題其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石曼卿文云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為神物

宋范至能跋司馬溫公帖曰世傳字書似其為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獻之嚴整而筆意瀟落歐陽文忠公書曰筆態豈皆似其人哉好作草聖王文正之沉毅

字體新麗　筆意瀟落　山堂

煙霏霧結　風送雲收　潛確類書曰唐太宗謂逸少書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霧結狀若斷而又連鳳翥龍翔勢如斜而又直唐韋續書品優劣

照耀四裔　震撼一世　列朝詩集本傳曰臨

邑邢侗七歲能作擘窠書後登第殿試策書法擅場晚年名益重購請塡咽碑板照耀四裔又曰華亭張弼少善草書怪偉跌宕震撼一世

龜文龍鱗　銀頭鼎足　山堂

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錦繡萬花谷曰賨泉作小篆贊曰鈿頭玉鼎足垂金

方圓流峙　勁健端妙　山堂

古篆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狀

翰藻沉鬱　逸氣縱橫　山堂

曰無惑同安人善小篆為翰林待詔其書勁健端妙士大夫藏以為寶

法書要録曰晉世孔帖曰李百藥藻翰沉鬱之獻之并造其極若逸氣而義之獻之并造其極若逸氣縱橫則羲獻不繼義

蚌質珠胎　金沙銀礫　唐李嗣眞

書品後曰士衡以下時然合作踏雜不倫或類蚌質珠胎或比金沙銀礫

輕雲蔽月　榮光屬天　東坡飛白贊曰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空之榮光

歐陽修仁廟飛白書記曰今賜書之藏於室也吾知所有學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

摹魏帝敕　類高祖　巧藝部書

書北史曰冀儁善隸書特工摹寫周文志平侯莫陳悅也頭見敕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討悅費乃令儁僞爲魏帝敕書遂遣兵受之周文節度舊唐書曰高祖寶后善書字類高祖人不能辨

冀飛烏出林索靖書勢云漂若驚鸞舒翼未發宣和書譜曰張顛自謂吾書不大不小得其中道若飛烏出林驚蛇入草

紹宗積習義之變格合辟事類曰王紹宗工草隸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將由水墨積習耳又曰李嗣眞論右軍書不同以變格難傳書樂毅論太史筏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遥篇孤雁賦迹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書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獨妍

幽深無際蘊藉有餘事見書二宣和書譜曰章孝規不知何許人嘗爲路魯瞻書雲南木夾蓋孝規所長者草字而木夾之可喜類書曰唐太宗學虞監隸每難於戈法一日作戴字召鄭公公曰仰觀聖作內戴字戈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鄭

法逼真帝賞其鑒山堂肆考曰王僧虔雅善隸書宋文帝見所書素扇歎曰非惟字跡超踰子敬而器雅尤覺遒

之龍驤豹變虎踞螭盤

崔瑗云龍驤豹變青出於藍也初慕羲之有解書之目後之評其字者亦謂縱任自在若螭盤虎踞之勢要當入能品也

顧寶先賜戴至德事集湖海曰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矜技能王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矣山堂肆考曰唐高宗寫飛白書出賜戴至德曰泥洪流俟舟楫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小心布置

銳情臨倣山堂肆考曰王僧虔雅善隸書宋文帝見所書素扇歎曰非惟字跡超踰子敬而器雅尤覺遒

徑丈一字方寸千言

徽中虞世南諸遂良以書專門薛稷外祖魏徵家多藏眞諸書故稷銳情臨倣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虞

泥汁書方丈二字觀者如市法書要錄曰漢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師宜官爲

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　張圖瑤林　刻石祕閣上見書二

鈔曰太宗留意字書涼化中集古帖爲十卷刻石於祕閣世傳爲閣帖石後於禁中被燬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摩藏於家爲絳本慶曆間僧希白摹刻於潭州爲潭本天中記曰李充幼孤母備夫人聰明有訓因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　吳越備史曰林鼎能書得歐虞法

書蔡蒲扇　裂紗裓衣　西溪叢語曰李商隱詩云何人書破蔡蒲扇記看南塘移樹時注蒲葵棕櫚也　虞龢論書表曰晉時有一好字少年故作精白紗裓衣著詣于敬子敬取書之正草諸體悉備　庾翼與郗愔書曰吾少年覺王左右有陵奪之色鬬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耳

筆直字圓　勢巧形密　宋何薳春渚紀聞曰古人作字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字圓謂之字書所謂畫者蓋有用筆逸少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　法書要録曰

深峭　蒼老雄健　劉朝詩集本傳曰吳郡袁褧字能伯少精於書書郭有道碑端勁深峭

深得率更筆法　又曰前分書規橅夏承碑蒼老雄健得格嶄然

學李衛書

號歐陽體　墨藪曰王逸少初學乃衛夫人書及渡江北見李斯等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之濟見蔡邕書又見張芝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日月合劈事類曰歐陽通早孤母教以父書數年大進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

內擫外拓　右魔左盤　上見後表哀題下詳後李跋

白草書歌　煥若神明　卓然孤秀　潛確類書庾肩與右軍十紙過江亡失嘗歎妙迹若神明頓還舊觀法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揮毫有郢匠乘風之勢雖卓然孤秀未至運用無方　法書要録曰王洽書兼諸法落簡事類曰唐吕尚工草綠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　潛確類書曰草書者後漢張芝所造也衛今草結構微動者謂之小草復有所謂游絲之草

元度十體　希聲五字　宣和書譜曰唐元度作九經字樣辨証謬誤又爲十體曰古文

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蘸葉曰垂針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綢繆羅古今繩墨蓋亦無遺事詞類奇點畫遒勁謂之擬鍾法凡五字撥抑鉤格抵用筆雙鉤則復增二字曰簿法

蟲蝕鳥迹

者如蟲蝕鳥迹語其形風行雨集語其勢太阿龍泉語其利嵩高華岳語其峻實不爲過解縉春雨雜述曰右軍之敎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魚驚鳥翅花鬚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毫髮之間直無遺憾

花鬚蝶芒

宣和書譜曰李陽冰篆法妙天下議者以爲蟲蝕鳥迹語其形風行雨集語其勢太阿龍泉語其利嵩高華岳語其峻實不爲過解縉春雨雜述曰右軍之敎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魚驚鳥翅花鬚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毫髮之間直無遺憾

不以意參

由各盡字之眞態不以私意參之耳又曰古人書法皆由悟入若長史之觀舞劒草公之觀畫沙是也

神融筆暢　手和墨調

孫過庭書譜曰同時而書有合有乖畧言其由各有其五苟五五乘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歟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閒彼與歐陽詢曰吾閒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君豈得此歟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墨調足可貴尚遂良大喜

錯落魚文　縱橫鳥迹　聲華四寓

價傾五都　冥運天機　神合斡匠　禿筆十八岁

飛白三百點錦繡萬花谷曰智永居吳興學書積有八瓮又曰仁宗飛白書尤爲神妙至和中有待詔李唐嘉之乃持爲清淨二字以賜百點之外唐御飛白三百點以進上頗以賜之其六點尤奇絕又出三百點之外

湛垂露於毫端　起懸針於筆杪　寫八體之殊蹤　窮二王之逸勢　作典墳之韞櫝　爲文字之濫觴　經籍於是元興　著述於焉間作　勢如翻濤蕩嶽　力則蹴海移山　乍剛柔而合體　忽勞逸以分驅　長劒耿介而倚天　勁矢超忽而無地　恬澹雍容內涵筋骨　折挫槎枒外耀鋒芒　陣馬風

檣莫喻飛騰之勢　露花淵月難名妍媚之形　灑墨池之餘波戔戔麻照灼　窺石室之祕訣碑板崢嶸　激電飛霆透榮光於紙背　垂金屈玉發鴻寶於毫端

原　龍圖始啟則八卦之象可觀　鳥迹初分則六體之書爰起

增　翰藻繽紛有鸞鳳騫翔之態　仙才灑落極煙雲舒卷之姿　啟玳瑁之裝瑾瑜爛而五色　披珊瑚之軸蘭蕤摛其七襄